

三  
名  
臣  
書  
牘

# 三名臣書牘卷三

益陽胡文忠公書牘目錄 九十一首

上皖撫王清苑師 植

致廣順但雲湖丈 明倫 十一則

致台拱令陳竹坡

論會匪啟黔撫喬

啓程晴峯制軍

與呂方伯論兵事啓

薦韓委員啓

致委員韓南溪 超

致翁學使祖庚 同書

復張石卿中丞

請通飭修築碉堡啓

致左季高

致黎平府多

致左季高

啓陳剿盜十三條

啓呂方伯孔廉訪

復莊蕙生受祺觀察

致周笠西樂

致胡蓮舫大任王孝鳳家璧

致周笠西

致鄭小珊敦謹少卿

再致鄂中僚友

致嚴渭春樹森觀察

致曾滌帥

致雲貴總督張石卿 亮基

與各帥論兵事

致漢陽府劉冰如 齊衡

致羅淡村方伯

復應山縣吳木齋 林

致司道總局

致牙釐總局李香雪太守

復棗陽縣賀月樵

致羅淡村

致羅澹村方伯

致左季丈

致曾滌丈

目錄

四

復李雨蒼

致閻丹若

敬銘農部

致湘鄉劉霞仙

復荆宜施道嚴渭春

致羅淡村方伯

致左季丈

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

致官秀峯揆帥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致兩司

致嚴渭春廉訪

致錢萍矼典試

致莊蕙生方伯嚴渭春廉訪

復松滋縣汪省吾

致錢萍矼典試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鮑總戎

復浙撫羅淡村中丞

致嚴渭春廉訪

復官揆帥

復莊蕙生方伯

目 錄

致嚴渭春方伯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李方伯多都護

復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曾滌帥

致郭憲城崑壘孝廉

致司道糧臺諸公

復嚴渭春方伯

致曾滌帥

復嚴方伯

致曾制軍

復李少荃觀察 鴻章

復曾制軍

致曾欽使

復曾欽使

復李少荃觀察

致礮渭春方伯

復左季高京卿

致馮介人太守 禮藩

復閻丹初農部

致李次青

致官使相

復曾使相

致城守糧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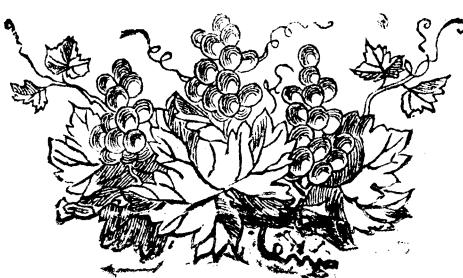
目 錄

復城守糧臺公局

復左季高太常

復曾制軍 公之絕筆

三名臣書牘卷二目錄終



# 三名臣書牘卷三

益陽胡文忠公書牘

香山何天柱鈔

上皖撫王清苑師植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前歲肅函並善化羅茂才書。交門下士汪士鐸呈上。時以視學吳會。汪生樸學醇才。可  
以助理也。信未到。而夫子已秉節皖江。汪生亦挾策北上矣。遲遲至今。歎悚何已。皖省。  
爲淮服屏。蘇江介。要衝士秀。而專利民。逐末而倦於農。大江之北。刀劍以嬉。囂然不靖。  
故稱難治。自豫河再決。鄰國爲壑。雖以清獻之視越。鄭公之守青。猶恐民氣大傷。瘡痍  
滿目。則求治更難。然而君子不更法以治者何也。法因人而立。貴審其宜。事因境而遷。  
貴當其可。夫以今日之天下。學校衰而下。無寔學科。舉濫而士無眞才。貧賤之賈得乘。  
君子之車。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衣食忘農桑之要。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  
之源。而上無端本之治。凡此久大之謀。固非一手足之烈。與旦暮之功所能撥而正之。

也。即目前之所謂武備緝捕刑名詞訟亦甚懼矣。試爲吾師一一陳之。以備採擇焉。  
一、武弁宜注意也。國家設立官制。武轄於文。而文常輕武。近日裕督師之敗於瀾。以文  
武之不調和也。急而求之。驟而繩之。其無濟固宜。惟先待以恩信。則禮貌之間。無損於  
威酒醴之勞。無傷於財。而下之身心樂爲之用。此平勃之所以安劉也。一標兵宜拔其  
尤也。本朝以督撫寄軍令。即將軍之制也。夫行軍之法。必有左右親兵。然後可冒不測  
之鋒。而作三軍之氣。韓岳之背嵬軍是也。即明史所載。如楊洪家蒼頭。王越之蕩跳士。  
梁震何卿馬永馬芳等。均以親兵百餘人。克立奇勳。而滿桂之處孤城。叛兵憚其家卒。  
成梁之蓄健兒。異日皆爲將帥。此蓄養之力。然蓄養則貲費不易。惟有簡拔兵丁。優以  
餉廩。如戚繼光譚綸遺法。則可以收練兵之效矣。一州縣之疲玩。宜作其氣也。公文絡  
驛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  
者。諭以手札。明攝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限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  
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  
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動。人才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一捕盜宜定以日程也。先

以手諭。令有案者開報姓名。無案者訪查巢穴。寃已往之罪。嚴譴飭之科。復自置冊登錄。分日分起責令擊獲。叙功月計歲計而賞罰定焉。卽有不肖而怵於別案發覺。大憲訪查其不用力者鮮矣。一親兵可遣捕盜也。有所訪聞。約計道里之遠近。而給書函若干。到第一驛開二驛之封。以次至境。可無漏洩。彼恐中途改委。必不敢預拆到境之封。而地方聞大憲專緝。不敢不效協擊之力。且遇事觀才。默授以方畧之要。積功得賞。復可爲簡拔之階。若輩職小。卽到州縣。所需幾何。設有犯罪之人。卽有制罪之法。天下固無無弊之政。惟視用之何如耳。廣漢翁歸。其發姦擿伏。雖不免鉤距之譏。要非無補於治術也。一詞訟刑名。宜限以日程也。案牘之起。一人投狀。十家爲破官。揣其肥瘠而食焉。膏脂幾何。徒飽衙蠹。其或優柔寡斷。濫收於前。而積壓於後。有案歷十數官而不結者。是宜嚴立課程。限其冊報。別置書記掌之。分日分起札追結報與捕盜同。一胥役宜嚴懲也。此輩狼吞虎噬。爲禍最烈。皖省某縣差役號猾。一案到官。差先納錢請票。官以之肥。而差役之豪侈肆虐。遂甲於他省。此皆在所宜革也。一懲貪汚以厲節也。國家之敗。皆由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大法小廉矣。而寔不能然。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市於事。

前而償於事後。大約與者雖強出而不能怨。受者直以爲禮義矣。即如我朝之臺灣西域川楚教匪。皆因官吏貪婪。職爲厲階。我朝承前明之制。其有亂民而無叛官。雖百世可知矣。然民亂必由官貪。使早劾贖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勤接見。以廣耳目也。日坐廳事門。無留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即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凡此皆卑卑無甚高論。以老夫子之德量涵古經。獸冠時而林翼顧沾沾爲此言者。土壤不擇泰岱之高。細流不捐河海之大。工賈進規。矇瞍獻頌。況林翼之受知最深者乎。直陋無文。伏乞鑒察誨訓。致廣順但雲湖丈明倫十二則丁未。

一貴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則詞訟案件。首當盡心。盡心之道。莫如使蠹役無所藉手。擬放告日。當堂收呈。或准或駁。卽時批明榜示。已準者。具呈時兩造均到。卽諭令批呈事畢。本日即爲訊結。無庸差喚。一被告未到。查非顯然犯法。以致逃匿之案。卽於呈尾批示中證附鄰轉飭被告。定於某日某時自行赴質。以免差傳。並聲明逾限不到。立即差傳。原告不到。卽行銷案。一必須差喚之案。分別道里遠近。人數多寡。事由難易。限以到

案日期收呈之日。即時出票籤差。詞訟案件。一票一差。逾限不到。將差分別懲處。仍自立號簿。每日稽查。一中證不干緊要。即行刪除名姓。仍標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樣於差票中。總求少喚一人。即可保全。一家中證有未盡到。而案情已無遁飾。可結即結。不使拖延。至呈詞已準者。尅期必審。不準和息。一差票內擬粘連章程數條。如不準鎖鍊。不准私押人證。多帶白役等弊。使鄉愚一目了然。則棍蠶之恐喝。訛索庶可少戢。人到不問何時。立即稟明。不得在外羈押。致滋勒索。且免在城訟師代爲設法。如差人不如限到城。及到城不即稟到者。則盡法懲差。并准被害人鳴鑼喊稟。或當堂面稟。即能明察無遺。一貴州白役最多。石阡一府最僻最瘠。白役尙數千人。此外各府已可概見。似可約留十餘人及數十人。并榜示鄉城。載明榜上無名。均非官役。留者籤分名次。以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結。取具連環保狀。以免逃匿。其裁汰之散役。不致別滋事端否。有緊要大案須差之時。不致爲差役所動搖否。一命案之擾害閭閻。其禍尤烈。擬命案到後。即刻查問初供。不分風雨早暮。帶忤作刑書皂役各一名。轎夫四名。馬一匹。路遠或帶被褥。及鹽菜飯食一桌。近則刪去。唯不得逾十名。每名自發飯食錢文。家人差役一概不

帶。一切陋規。概行禁除。所帶夫役。忤作。卽隨身傍。可免在外滋弊。兇手飭差同鄉約鄰。證拏送。酌量優賞。自盡及希圖拖累之案。酌予懲處。似於地方可免滋擾。惟緝拏兇手。如何而後能迅速無誤。程限尙須隨地審察。一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除之。惟恐不盡。然民恨賊而每畏賊。非畏賊也。畏官耳。送賊需費。又不卽理。苛求細故。間擬擅殺。擅傷制縛諸法。又或賊口誣攀事後報復。種種刁難恩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惟有裹足不前。忍氣吞聲而已矣。誠能予民以制賊之權。洞察民隱。力除陋習。仍嚴防挾嫌妄拏誣陷等弊。則盜風亦當少息。一昔人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况我朝深仁厚澤。大德曰生。內外間刑衙門。均以民命爲重。殺人且不死。而盜賊更無論矣。彼知破案而罪不過如此。則其膽益壯。昔漢帝治盜。使盜自相捕斬。而紀文達說部中載一婢使工作尾綴盜後。盜返卽返。盜行即行。天未明而盜已委棄所劫贓物。此誠知盜賊之情狀者矣。可否仿其意以偵察窩頓。一保甲團練。第一良法亦可爲第一弊政。何以使城鄉軍民不費一文。不見一役。而自能成功。一苗民之刁詐者。須加嚴處。而江西四川湖廣客民之百端盤剝。寔爲大害。何以能兩

得其平。共知感懼。一州縣公事有廢弛。踢葺不振者。何以作其氣。其例設之循環部。向歸巡道提查。知府可否一并提查。此外有何鼓舞歆動之法。如何而可按期催結。照例遼行。以上各條。皆入仕淺陋之說。總之勤快耐煩。而民之枉費錢文者必少。或疑如此則煩難瑣碎。不知官果能刻刻以懲蠹愛民爲念。則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難瑣碎。正以求簡便法門耳。愚昧無知。伏乞分條訓誨。永爲遵守。

致台拱令陳竹坡

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潦草固爲罪。粉飾尤大罪也。山丙之事。盡以奉託。欲弟助力。弟必如教。弟之來此。以承乏耳。多則一年。少只五月。然京兆五日之念。所不敢存。擡槍乃利器。無論賊之大小。得二三十門。必可盡力。莫輕於前。莫餒於中。莫懈於後。上邊意旨。不必揣摩。能辦賊。乃能省事。能振作。乃能靜鎮事上。以誠意感之。寔心待之。乃眞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敬也。

論會匪啟黔撫喬辛亥

承密詢會匪情形。苗民定未沾染。具見盡懷深慮。欽感莫名。卑府奉檄之始。在鎮遠一

帶。卽預先訪聞。均言黎平會匪極多。古州丙妹永從尤盛。有言會匪之總頭。收盜賊爲爪牙者。有言會匪從湖南之寶慶衡州而來者。有言古州等處商賈均係粵人。從廣東而來者。且言寔繁有徒。兵差一氣。及寔究其根柢。又不能得其詳確之據。此則訪聞之大概如是也。到任以後。細加訪察。亦不能深得其情。惟獲盜訊供時。偶有盜犯一名。於刑訊之際。口呼天柱王菩薩者。極堪駭怪。又盜匪之老冒老三一號大五大九大六爲盜之渠魁。其匪徒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小一至小十。係湖南紙牌之字。察盜賊之名號。供情無不燒香拜把者。此則確有可據者也。愚以爲有會匪而不爲盜者。無大盜而不拜把者。刻下湖南四川之會匪。確有所據。然而不可輕動者何也。武備之弛。兵氣之弱。國帑之虛。人心之詐。僞怯。寔非旦夕所能挽回。設使辦理不善。禍機一發。不可收拾。轉不如暗爲轉移之爲得計也。暗爲轉移之法。莫先於除盜。莫切於懲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自來西域臺灣連州新寧桂平等處起事。均因官吏貪鄙。會匪得以藉口鼓動。煽惑愚民。如四川匪之惡戴如煌而愛劉青天。其往事之明證也。即如近年新寧之事。因李博勤平糶。勒價二千一石。而市價僅止一千六百。又因差役訛詐。凌辱雷再浩之。

妻室。以致民心不服。遂至李沅發倡亂。桂平韋俊。因捐監謬挂登仕郎扁額。差役迭次詐瞞。因而倡亂。僞稱太平王。前此羨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而後。乃猖獗。至此。鋌而走險。誰爲厲階。有會匪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至。釀成事端。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跡。力會匪。多深險。不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翦其爪牙。則會匪亦弱。愚以爲無論是會是盜。惟有盜案者。必殺無赦。則彼不能有詞。盜靖而匪亦消矣。明知其爲盜匪中之會匪。亦祇究其爲盜。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無形之禍矣。若計不出此。而訪拏會匪。將良懦之脅從者。爲兵差所凌辱。而渠魁必致脫逃。且必鼓簧其餘黨。以爲亂。國計民生。兩有所損。禍非歲月所能了辦也。然則會匪可不辦乎。曰。辦入盜案。則泯然無跡。其甚者。瘦於獄中。法在除害而已。不必居辦事之名。尤不惜辦事之費。則於一省之大局。天下之全局。均有裨益。此情未可顯白於上。而尤不可曉示於下。其不可曉示於下者。則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抑愚更有言。辦盜之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黎平之兵差。爲盜所殺傷者多。兵怯而差滑。不如鄉民。尙爲樸寔。不僅耳目真。

切。爲。可。用。也。昔。戚。南。塘。練。兵。不。取。城。市。中。之。人。而。必。選。農。民。即。是。此。意。

啟程晴峯制軍壬子

設使粵省果能蕩平戡定。亦未能比擬萬一。粵事救於已敗。楚禍遏於將萌。其功德可  
蔭百世。楚中億萬人士。世世誦祝無窮。願老夫子大人世世子孫受福無量。衡清兩縣  
紳士。不肯出力。必有瞻顧之隱情。傳聞衡清敗類。其有身家在學校者。恐亦難免。此紳  
士所以瞻徇退縮而不前也。愚以爲必得廉正賢明之吏。久處此地。又得有才思血性  
之士。而用之。當可安戢此邦。從前連州西域臺灣倡亂。均由官吏貪鄙。差役詐擾。故莠  
民得以乘機鼓動。魯誘鄉愚。即近年新甯之匪。金田之匪。亦因官吏激釀而成。故地方。  
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矣。前讀邸抄。恭悉老夫子大人激揚清濁。整飭紀綱。舉  
措至明。四方風動。是誠至要之策。欽感莫名。粵事得嚴仙舫姚石甫兩先生來信。均無  
十分把握。書中極言兵怯勇囂。恐非歲月可了。勞辛階方伯來書。亦言南太之匪隱憂。  
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惟天柱  
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惟天柱

清江丹江都江盜匪時常出沒黎平之境。四面空虛誠恐有隙可乘。倍切兢惕耳。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卽陶少雲之業師。又其妻父也。在文毅第中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略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不願出山。塞爲可惜。

### 與呂方伯論兵事啟壬子

敬稟者。粵氛日惡且日近。殊切兢兢。此時總以趕辦土堡。浚挖濠溝。沿河設水柵。不能孫吳之戰。先師墨翟之守。乃爲上策。守之所費多而有定。戰之勝敗渺茫無憑。兵敗則兵怯。民敗則民怯。兵怯則賊愈雄。故善言兵者。總不浪戰也。看來守禦所費雖多。而可久。且亦有限度。不比老師糜餉。有加無已也。假令閏八月永安城外二十里之地。每日用夫役十萬。每名日給銀一錢。以六月之久可役百八十萬人。費銀不及二百萬兩。其高觸天。其深及泉。其廣如長城。賊從何處竄逸耶。此天下至拙之計。而較之虛糜七百萬之帑金。猶爲巧矣。今日復探粵省二月二十八日。賊匪逼近桂林。城門已閉。懷遠一帶汛兵均已調援。黎平地方橫亘二百餘里。與粵相接。是防堵尤爲至要矣。附呈。

粵地總圖。略存大概。伏祈鑒察。其詳悉得便再呈也。黎平近年。因楚粵不靖。內外匪徒蜂起。商賈不通。蕭條尤甚。此次姑且試行米穀銀錢量力酌捐之法。或亦小補毫絲。然大局必望憲帑查責。平一案十餘日後。酌撤兵練十分之七。二月以後全撤。而用費一萬九千有餘。黎平防堵楚匪。調兵不過三千。雇練不過數百。爲期三月有餘。用費三萬三千有奇。而地方官之私報流攤。共約萬計。此次議建土堡。招本境之民爲本境自守。而工役即在其中。本極省約。即使扼要而辦之。亦須十餘途。一律修築。方能布置要隘。總須費至一二萬金。一氣呵成。方有可守之勢。承平日久。民不能戰。兵不能戰。身家念重。患難困苦。日未嘗閱歷。怯者思逃。以身嘗賊。勇者思亂。聞風而起。其紛紛徙避者。皆因無可守之勢也。昔盧忠烈堅壁清野之法。施之大名。鄆陽等處。立見功效。今日之勢。舍此別無良策矣。舉府到任以來。所招練勇百人。每月每人四千。若以之衝殺巨寇。尙嫌不足。現須廣爲招雇。前此尙能勉強自捐。此時亦惟望憲帑接濟。伏乞籌度經費。多爲頒發。隨時接濟。雲霓在望。日夜以思。舉府兩次辦理軍務。其是否浮冒。是否僉約。必蒙訪察。此心如昔。尙乞鑒之。近日之兵。萬不足恃。而將官之昏庸尤甚。出位之思。越

組之庖。固知非是。然萬一軍報緊急。則督撫憲必應奏調兵將。以壯聲威。文武均有守土之責。固不可偏廢。且國家定例。何可廢兵。古州雙鎮。從河北調來。情形似尙未熟。可以分任。似難專任。古州營兵。習氣獨深。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三十年防堵楚匪之役。不服鎮軍調遣。歃血堅旂。幾成大變。皆由守備劉輝煌昏曠貪利。以致如此。又清江協中軍守備李德基。行止本來荒謬。前在黎平防堵。尤爲滋擾。又古州守備丹桂。搖惑軍心。遇事生波。此皆附近黎平應調帶兵之員。密陳左右。以備異日察核。黎平參將慶瑞。人甚明白。亦無營伍習氣。新從粵西回營養病之頓長春。周鳳岐。營伍整肅。事理明晰。貴湯營把總黃掄元。金鎗藥科凱里署千總王敦倫。朗洞柳拉千總夏登元。能耐勞苦。一並密陳左右。以備異日差遣。又慶瑞今日面商。該營存城兵丁三百餘名。向例出外巡防。本境日給四分。出境日給七分。如飭赴南路。紮營防守。請給四分。似亦尙省約。已給一戶。囑其巡防矣。查三十年黎平軍需章程。每兵每日給夫價銀五分。而仍不雇夫。其弊因大礮火藥。例由地方官應夫。故影射朦混。地方州縣遇兵到境。送出境外。即受無事之福。豈肯按例認真。又兼官軍從安順貴陽及他營而來。地方已濫應於前。則後來者。

見其隨營本無長夫。勢亦不得不支應於後。竊謂將來如須用兵。除兵丁夫價外。一切軍裝礮位均須一律給價。且須領兵將備造冊。開送長夫姓名。加結申報。仍嚴責首站。不得濫應。方免日後朦混。如一概不給夫價。由地方應付。則所省不省。惟添一番擾累。三十年舊刊章程一紙。附陳鈞座。以備異日酌度。連日督辦一切。鑑下縷陳一切情形。伏乞鑒納施行。

薦韓委員啟壬子

敬稟者。韓委員超係候選州判。因揀發借挑府經到黔。其同班後到之鍾策勳。早已寔補。聞有他故其吏已因此受罪矣而韓獨向隅。查該員應歸揀發班補用。得缺較易。刻下柳霽縣丞。后丞出缺。韓君係不論題調。皆可酌補之員。可否乞恩歸於酌量補用之內。抑或另調一現任府經。而使補其所遺。是所望於鴻恩。逾格。於選法變通以成全之。該員腹有十萬兵。胸羅念一。史沈勇慷慨。一步百計。殊非泛讀兵書。侈言將略者。可比目忠勇正直。血性奇。男子可爲名將。可爲良吏。若及今拔之。大可爲國家出力。其年已逾五十矣。再過六年。則恐其精力稍遜。寔爲可惜。上年來黎平。卽在外巡緝。深明機畧。籠絡苗民。得其

心力。本年正月杪回郡。二月初赴防所。風雨早暮。不避辛勤。近日兼督堡工。訓練丁壯。  
卑府視其駐工之所。辛勞刻苦。非復尋常官吏所能堪。其迭次所陳兵畧。  
卑府採擇上聞。  
卑府非敢攘善也。寔因轉抄不及。故摘要以聞。竊謂此材固一時之豪傑。如及時提挈。則感激思奮。不待鞭策。此人雄心遠略。不與俗諧。而人亦無有賞之者。上年蒙大人面獎至再。破格垂青。業已以身許公矣。當此需才之時。用敢乞請逾格成全。區區愚誠。諸維海納。

致委員韓南溪 超

月前賊在懷遠長安墟。離境二三日程。遲回審重。本擬一戰取威。適嘉應客民先期取勝。戰功何必自我立哉。來書言波山匪船哨至柳州。弟查此地距黔七百餘里。必欲前往。實所不可。越境勦辦。勞師遠襲。非計也。烏都護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鄰省防堵不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士。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國家生。

賢。良。忠。直。之。材。當。爲。國。家。愛。護。之。閣。下。不。爲。身。計。第。則。當。爲。國。計。此。固。區。區。血。誠。非。同。  
尋。常。寅。誼。也。然。使。賊。果。逼。近。則。第。自。當。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偷。生。目。前。轉。爲。刀。  
筆。吏。所。侮。節。節。爲。防。步。步。爲。守。扼。要。爭。奇。當。能。一。戰。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余。塚。也。  
不。必。再。思。至。閣。下。本。無。守。土。之。責。只。可。協。力。助。謀。與。弟。之。守。土。者。不。同。萬。一。賊。逼。近。地。  
臨。時。機。括。總。以。多。付。銀。錢。交。給。各。村。寨。士。民。之。手。於。險。要。之。地。昏。夜。之。便。人。自。爲。戰。以。  
期。一。勝。即。使。受。民。士。之。欺。罔。而。竟。無。成。功。猶。之。虛。調。兵。丁。同。一。糜。費。耳。閣。下。慎。旃。成。敗。  
非。吾。逆。覩。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

致翁學使祖庚同書

播州多奇士。有堪用世者否。天方苦寒。鳥撒尤甚。有耐勞而力學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佻。便利者不啻霄壤。若得廣廈千間。歲假帑金一二萬兩。招致英俊。與之講求。方畧。則小寇何足爲患。凡黎平文武紳士鄉居之人。苟於學冊有名者。盡入林翼保甲團練冊內。此中才分各有短長。賢否亦默爲分別。大抵有讀書人之村寨。易治而無讀書者。難治。鄉正團長得人者。一辦卽妥。不得其人者。屢整飭而仍不妥。永從下江古

州無士可用。其地苗多漢少。漢人不過千百之一二。去其害苗者而苗盛。其團練較緊於內地。惟古州不得其術。其地勝兵數千。屯軍數千。竟不可用。近得一韓參軍超。熟精戚少保之書。與以壯士百餘人。可成勁旅。然林翼所患者。不僅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之可慮。不在此時。而在異日。界粵之處數百里。不爲不廣矣。然而有險可守。有術可施。如豫存重賞。不煩兵力。而賊可得。黎平雖褊小。未嘗無千夫之長。百夫之傑。撫而用之。卽爲我用。而必不爲賊用。古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額制之兵。無一可以禦侮者。以其巧滑偷惰。積習已深也。黔盜之多。所在皆是。刻下所得已百餘人。殺之無赦。然東奔靖州天柱。北走清江。幾乎以鄰爲壑。卽潛伏內地者。亦暫休於威。牽於連坐之法。而相戒無大動耳。豈能革其心面。絕其根株哉。竊恐異日司事者。失駕馭。惜金錢。與士民隔絕。使鄉民望官衙如溟海。則禍患之來。如響斯應。處升卿之錯節。而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而德量無聞。是以難也。革夷餘盜二十餘人。司事沿襲舊作。不知改變。便是認題不真。寔則招募死士。躰牌手五六十人。登山騫澗。與盜相逐。不過千金。可以應手矣。

復張石卿中丞

十四日奉到賜諭。開布公誠。如武鄉侯心跡本領。欽感何言。賊匪於六月二十四日棄道州。並舍永明江華。傳聞已至桂陽州。而林翼接二十五日軍中將弁信。尙不知有此事。勞中丞接二十六日道州諸大將書。言不僅不能追勦。亦並不知賊往何處。時勢至此。尙忍言哉。謹卽鈞示下問者。略約言之。一。揆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忌刻傾險。盡是內務府氣習。此誠不可與爭權。觀於烏都護江岷樵之言之不用。而諉過於鍾泉。卽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韜晦。待其自敗。以敗事計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閱歷之深。無如仲紳。揆帥一日不離粵西。仲紳卽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即以保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梅林之籠罩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一。堅壁清野。非用土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償事之人。然兵將之滑者十之九。士民之樸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頗雜。牧令旣少眞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眞性。未漓可激以忠義。楚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壅蔽。視民如官。

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憶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況賞罰具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盧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鄆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傳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間雕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卽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可恃與否。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說與專言守禦者。寔可互爲其用。而相與有成也。一聞謀爲行軍之要。而此事最難。其弊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志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

來諭言我處之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寔、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間諜之故。物色此人。談何容易。陳平惡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曰野利棗龜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積誠可通。雖非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岷樵。昔年在京鄉試。負其死友之櫬而歸。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會謀面。浙江舉子之櫬。此其行誼。卽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己之誠。左公高隱。尙未知麾下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設其真知。必翻然應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至劣。伏維河海不擇。芻蕘不遺。故敢卽其所知。上陳座右。一代偉人。必能宏濟時艱。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陳各條。其要仍以用人爲先。卽一技一能。亦不可棄。不龜之藥。勾踐藉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張賓。苻堅得王景畧。皆以一二智謀之士。戰勝攻取。然必不拘資格。然後丹書中之斐豹。得獻其能。亦必寬其文法。然後怒攻。主將之鄆羌。立擢勍敵。伐曹一役。晉文誅顚頡。而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

良以奇才難得不容不加委曲於其間耳。

### 請通飭修築碉堡啟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爲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日。終日挑戰。閱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報。斬獲。豈、寔、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敗。將星動搖。侵軼省城。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膽落。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饑饉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乏人。宏濟之畧。相顧不發。一策專待。廟算而後行。又不寔力。遵奉以慰宵旰。是粵事直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密。明季瞿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虞。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練明矣。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寢。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彀。我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圖攻城奮力。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求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久治之世。兵民晏安成習。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一盜

夜呼千人皆廢。彼小事且然。況大寇耶。粵軍兵將。臥耽鳩毒。即無疾病。亦半瘞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爲。其失二也。戚南塘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爲召遠方之惰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廢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紬職爲亂階。近聞索賞而後言戰。交綏卽退。並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田疇許遠。尙保鄉里。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懦者風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朔荔浦。如能浚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束之敗。如得土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衄。惟官不用。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日各屬。傳聞不一。稟牘頻來。卑府日夜籌思。設卽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儉省核寢。每月亦須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較粵。兵力尙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過多。恐亦非策。粵防奏凱。不知何時。經費之計。就目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擲。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爲天下。

之勢必匿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怯戰久矣。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墨翟之善守。譬之於棋。負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慎守爲筭。其切喻矣。熊公襄愍。經畧遼瀋。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遼存亡。然考其方略。不過築堡插柳。以防衝突。盧公忠烈。督兵大名鄖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至飢疲。川楚效匪。嘉慶二年。德侯奏請堅壁清野。合州龔牧。所陳調兵之害。添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難十利各策。其時以糜費擾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擾民尤甚。至額侯經略川楚。於六年內復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帥。以重兵剿辦不勝。而傅公重庵創行碉堡以制之。鎮筸總兵富公志那。憤司事者之歲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叅苗之資歲十餘萬。畀之傅公。以成設碉之功。楚人至今賴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傳載田况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情狀。將帥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勦之易滅。招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

以後堅壁清野情形。蓋其所謂徒老弱於大城者。卽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保。終不亡失。是即築堡浚濠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爲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膽智少嗜慾。則不僅在朝之將帥官吏爲然。即在野亦然。李牧爲周季之人。熊飛百盧。建斗爲明季之人。惟德侯額侯傅公之策。龔牧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目覩人心日安於便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據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超。劉委員毅。馳稟南路最要之八樂。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衛。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卑府查閱地圖。凡與粵連界之處。約二百餘里。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土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欵目。則取法於前。而稍加變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剷削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聲威。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可於守中言戰也。

致左季高

胡林翼頓首百拜上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前奉二函。一交張中丞專遞。一交唐蔭雲轉。

交。七月八月。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其一計已登青覽。昨得張中丞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張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默計楚禍方烈。天下之禍方始。非才不濟。而助必成於張中丞。以其開布公誠。一片至性。近年以來。官長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眞性情也。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方冀趨附驥尾。殫血誠以酬知己。業已簡料戎衣。計日待發。且已物色壯士百人。挾之以趨。而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奏詞過分。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虛負中丞知己之誼。東望枮榆。我心如結。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辦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且軍中尚有一奇人江岷樵者。中丞已招而致之。必與先生志同道合矣。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去年冬間。以大名呈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

之意。非欲溷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已以救楚人。較唐荊州之出山。所補尤大。所失尤小。設程制軍聽余言而堅求先生。楚禍何至如是之亟。區區愛國愛鄉里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須知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先生高則高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如以近日急功近名爲不屑。則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仲連遺風。尙可遵守。況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少受修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節。即或結義勇以殺賊。而不與官吏合隊。又不經手銀錢。又何嫌焉。設楚地淪於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先生其毋遺葑菲之言。以自遺後悔。

致黎平府多咸豐三年

得手書。具悉一切。下江劉容夫稟稿已閱悉。惟逸犯名單。粗率不能細密。如元年楊星垣初辦麻音塘案。以浮游不實之誣供上稟。遂破黎平天柱良懦數十百家。弟七月到任。八月得楊浪子。始審實真供。亦已晚矣。是可戒也。此皆問案不細心之弊。祈以弟意。

嚴切囑之爲禱。至所示劉容夫之爲人。芻亦素所深知。然此案不獲真實盜犯。則空言何補。開泰大信之事。如實係互爭起衅。亦須根究實情。竊恐有假託消化之弊。不可不嚴爲查察。平秋金廠可救黎平之窮。前書欲封禁似不得其要。鄙意不如以本境之人。開本境之廠。惟不準外人參雜其中。致生事端。况本境之人亦須造冊稽查。則後患易弭。廠旺則有益於民。廠竭亦不至爲亂。粵西因官員家丁取煙土而不給錢。且酷虐貪詐。致有傷官之事。此種貪污之徒。實屬可恨。我輩宜嚴馭屬吏委員。無蹈粵西之覆轍。鄉間須親去。如萬萬不能分身。則遣委員不如。遣紳士之爲妥也。至黎平紳士淳厚者最多。其紳士之邪正。曾經密及。定可曉然。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究一切。察其爲人。如何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卽當告以大義。若有邪心者。卽當面折其非。承示派人輪流巡守。思患預防。極是近日地方之要著。天下多故。誠不可。可。一日鬆勁。養練一層。若不操練。與無練同。招練而不挑選。至精亦與無練同。精練不必過百人。足以禦侮矣。縱未能一可當五。一可當十。總須力兼二三人。方爲有用。尤不宜用城市之人。讀戚南塘書。自能領悟。首府信已悉。此後如拏獲要犯。最要者稟臬憲。

其供情如果確切。自己信得心過。則不必解省。總以辦事爲主。毋以稟牘爲先。若一稟。公局則有許多推諉。許多疑慮也。弟因黃平舊州聚衆滋事。於十六日帶練至舊州。當傳各紳士反復開導。無如該匪始終抗拒。不得不稍示以威。現在均已畏服。進城具結。乞恩者已有數百餘案。其事即可了結。俟事竣後。仍當回瀘籌辦緝捕事宜。奉旨籌捐。黎平一府。去年古州一萬餘。下江二千餘。永從未報。確數。勇尙不知也。黎平開泰五萬餘。通計亦已七萬矣。除古州已收已報外。黎平開泰已捐銀錢米穀。收至二萬有餘。民心不爲不厚。民力未免可矜。此時只須催捐繳省。不可再爲寫捐。貴州十二府一州三直隸廳。惟黎平人心最厚。亦惟黎平最窮。

致左季高三年正月初二日

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年前專二力奉上一函。又郵寄一函。計先後可到。崔正甫除夕過瀘。詢問賊情。言楚北大勝。武昌危而復安。然乎否乎。張石卿先生公誠英勇。極力振飭。楚中數十年積弊。當可復見天日。但辦事總以積漸而成。若得二三年內不卽升調。則勛業必集。聞中丞勤勞特甚。亦須節省精力。又聞先生終日勞神案牘。竟無片刻之暇。

竊謂宜再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友。專管咨題文案。而先生專管例外之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刑名法律。秦漢已然。卽蕭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獄吏牘背。自古如此。何况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密則必亂。天下治。則法疏。疏則必治。此不刊之至論。而無如胥吏之天下勢。不可驟挽回也。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耳。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太繁。則恐精力或有不及。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然疆吏殫竭血誠。以辦地方之事。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氣短乎。林翼所處。只有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張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遠者大者矣。敬質高明。以爲何如。楚北情形。究屬如何。并乞明示。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報獲已逾百人。而逋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總局審局仍設於灤中。黎平二年。搢搢然用力良苦。其地

士民醇謹。不刁不詐不淫侈。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力。安順次之。鎮遠只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術知。視其操心如何耳。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明謚文烈  
封中湘王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無人看守。林翼捐貲修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前此寄函。以用人練兵四字奉質高明。用人在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練兵則必須挑選。定額本多。只須簡取十分之二。練成勁旅。則有事時可以制勝。無事時可以震懾奸萌。林翼之學力至薄。才力至小。固知無補於盛業。然不能已於言者。其心誠耳。老母年高。時患痰嗽。得到瀘侍奉數月。甚覺安貼。唐宅周宅姻事。今年必欲辦了一妹戊戌生。年十六。一妹遺腹生。辛丑六月。年十三。尙未字人。曾託便中物色佳子弟。乞留意爲幸。

啟陳勦盜十三條三年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晦日。率師討苗匪。用兵千七百人。營於險要。令其母擅動毋挑戰。用革夷附近之團練萬七千人。環而集之。搗其巢穴。復以計誘之。賴同事文武士民。

之力。得盜頗多。卑府於二月十七日。又往黎平堵楚匪矣。三十年十月。逸盜二十餘人。殺寨頭阿賈以逞。阿賈者。卽是年春。即官縛盜之革夷寨苗也。頗知大義。識漢文。於是鎮遠、黃平、台拱、清江、清平、丹江、凱里施秉各官吏。再會於巖門。跡成事以圖續勦。自三十年十月。至於元年三月。乃藏事而盜固逃竄於荒山密箐中。正犯無一獲也。然則契舟可求劍乎。膠柱可鼓瑟乎。必當知所變計矣。近日台拱清江丹江施秉之盜。又稍縱矣。約而言之。昔年之。事利用圍攻。今日之。事利用追勦。昔年之。事賊可餌誘。今日之。事當以力擒。昌黎韓子。慷慨有大志。陳說十四條。至爲精當。謹另錄以呈。復思其節目之未備者。附呈十三條。惟密採而留意焉。一辨盜先須寬吏議也。王夫之言。自古盜賊之多。無若東漢。光武前後所降。幾至二千萬。其通鑑論宋論。津津其言之。考漢史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聚。乃詔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聽以擒討爲效。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夫上之用意嚴而用法密。則下之避罪巧而貽害。乃愈深。倘能捐棄一切。特參之條。寬以時日責其擒討。在下者感寬大之恩惠。而不必用其欺。在

上者有切實之事功而不煩虞其詐如此而後事無窒礙督捕之員亦不致貽同官之罪戾否則上下相蒙終歸譁飾而已矣一捕盜莫善於雕勦也黔盜裹巾扛礮情罪與逆匪無異以不選不練之兵練勦之則盜必拒兵必潰以精兵精練勦之則盜必竄矣然則當從竄處着議矣田山薑黔書歷陳平苗之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惟深明兵法亦且洞悉苗情竊計用兵練五百飭委幹員將黎平之精練挑去百名於都勻鎮遠兩府標式招募二百名必於其地招募者即慶鄭所謂生其水土服習其道也於營兵標式招募百名或二百名古州鎮遠貴陽各鎮協營中每處十人或三五人或竟無人可缺而不可濫其兼用營兵者營兵固怯然百人之怯豈無一人之勇虞尤文收集潰卒致功於采石勝國逃潰之兵入本朝而爲龍興勁旅卽此意也且事後不煩安插卽不虞後患一標式必選精銳不可專用火器也且長短相間長兵者鎗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鎗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謂可殺賊於百步內外無跳盪搏擊之危非特賊刃難加我身并賊血亦不能汚我衣何便如之且隱計於百步內外開礮若見勢頭不好丟棄鎗礮逃去賊追不及又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強亦因火器弱誠然誠然明季偏重火器而兵益弱議者欲

改其制而莊烈不允遂亡於流賊。自嘆夷入犯中國見其以火器勝我亦遂因而偏重之。每營刀矛手少火器手多刀矛手自大操三跳之外未有練習者所練習不過火器而已。然十餘日或數月始一操一操只打三鎗命中者十不得一一是有偏重之名究無偏重之實也。以此毫無可恃之技臨陣未見賊氣已餒矣既開仗心益惶手益戰矣。於是或裝藥忘卻下子或先下子而後裝藥或裝藥下子而忘卻發藥或開放於百步外一二鎗不中則相與棄鎗反走又何怪每仗必敗乎。昔冉子用矛入齊師孔子稱其義爲其奮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烏枝鳴用劍敗華氏謂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二事乃兵家之秘後世得其秘者岳忠武之背嵬軍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馬兵三十六人楊昭武長鎗手百人皆是也邇來軍威不振極矣總以火器不可當爲詞。司兵柄者亟宜變計矣。大約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每日操練以備戰鬥火器當前刀矛繼之火器精可壯刀矛之先聲刀矛精則火器有恃無恐精火器之人尤須並精刀矛則膽氣愈雄神氣愈定而打放不空果能打放不空勝已七八矣。况又以精悍刀矛衝出如雨驟至賊焉得不奔潰哉故今日標式以火器四三成刀

矛六七成爲要。一、用兵貴審形勢也。委員選兵募練於二府之地。兼可留意地輿度其險要。鄧侯以圖志而知扼塞之要。亞夫因趙涉而搜殺肴脢之盜。自古將帥類然。此行兵之至要也。一、多用委員不如兼用士民也。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曹劌鄉氓。功成長勺。此用士用民之說也。用都游以上。不如用千總以下。智勇困於所溺。仕宦怠於已成。此用都游已上之說也。能與士卒比飲食。可得士卒之死力。能耐飢渴奔走。然後能與盜相追逐。此用千總以下之說也。鷹之在韁。飢則爲人用。飽則不爲人用。夫中人之性。亦若是焉已矣。惟士民武弁功勞。不可淹沒。不得以與例不合而舍是。昔王文成之征南嶺。征粵西。所用皆門下學究書生。功績甚偉。然死必有卹。功必有賞。是可法也。一、雕勦宜實行保甲團練也。韓子可主征討之任。然任於此不能分於彼。保甲團練不精。不嚴。不切實。認真如一身一家之事。則征討之事。亦窮。投戈而混入寨中。則如人入羊羣。見羊而不見人。畏我而匿於荒谷幽箐。則如以驥捕鼠於井竈之際。反不若跋貓矣。濫殺之不可。稍縱之即逝。故必精保甲團練。然後可以收雕勦之功。一、保甲團練須用士用民也。近年保甲團練。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煩。寔政無補。牌籍

空設。良莠不分。其交給土司差役分發各鄉者。徒資訛索。尤爲浮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爲我師。一邑之中。豈無二三明白正派之紳士。虛心訪之。寔心求之。委令下鄉。帶同冊籍。每到一村。先於此村訪彼村之正人才。人有衣食。有頂戴。人到村。又訪前村後村之人。廉得其寔。加以委任。官爲給札。註名於冊。責以保衛鄉里之義。諭以分別良莠之機。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隆之以禮。尤必須董之以威。雖欲不肩其任。不可得矣。彼鄉正團長。到城繳簿。一冊存官。隨時傳入。不得稽延。其冊中良莠。密加訪察。密爲記載。不可即爲施行。視其言者何如。其所請防捕救援事宜。分別可否。立即施行。不使羈候於城中。其怯懦退縮者。即時斥責。其迂闊不曉事者。反覆開導。委曲求全。其公正明白者。侍坐賜茶食。卽椎髻之苗草屬之民。侍立於側。切寔講求。苟有知大義者。卽不必苛以尋常官禮。其下鄉委員紳士。所帶書差官爲給賈擾及分文者。杖之不赦。如此而後保甲團練之事。十得三四。然猶不敢謂其已成也。而奈何易言之也。一保甲團練。須官爲士民作主也。賈子言治天下至纖至悉。其保團之謂矣。監司以上大憲。可示其教。而勢不能理其事。理其事者。其牧令乎。然而才具各有所宜。不必盡能其事。亦不必

寔行其事無已。其擇州縣樸寔精明。夙講求此道者。由大憲札委。或專司其事。或隨知府督辦。予以賞財。寬以歲月。務求訪察至精。奉行至寔。或有濟乎。然擇官專辦。或係在省候補。而久勞於外。或本有寔缺。而奪其所有。均非俗情所能堪。亦恐室人之交謫。凡委員之督戰與辦保團者。月給私費百金。便爲至厚。酌半亦可。計委員不過數人。委任不過一年。恤其內顧之憂。而彼乃不能紓大憲之憂。忍乎。敢乎。一保團縛送之。賊非速。審速。賞不可也。賊到而不立審。則鄉民如重負在身。方以送盜爲厲已矣。粗審而不細。切則必不肯速。賞賞遲而民氣怠矣。不計功。不謀利。非可責之蚩蚩之民。使其送賊而在城守候。至於一日二日之久。其愁怨當何如耶。何以勸後。故貴速審。貴速賞。審、盜、貴、專、精也。委員捕獲之盜。及鄉民網送之盜。到案即詳訊其案情。多寡行止。聚散一飲一食。至微至陋之處。並其同夥行蹤年貌。逐一筆之於書。隔一日再審。三五日又審。其不留意處。其細縷處。一一符合。則盜真矣。凡盜供之狡賴者。無同夥之衆。供以指其瑕。官亦無隙以發其私。故善訊者。不恃刑求。凡被誣而妄認者。受人教誘。許以錢物。彼竟不知錢之不可得。怵以亂刑。加以恐喝。凡猾胥教供冒賞往往以此兵丁亦然。竟有自認不諱。隨口妄攀他人。詳悉筆。

之。於。書。異。日。再。訊。卽。其。直。認。處。必。有。自。相。矛。盾。之。隱。可。得。間。矣。此。事。惟。黔。苗。受。害。最。多。  
其。愚。過。人。也。故。審。案。貴。精。在。外。委。員。將。犯。供。逐。一。稟。之。臬。憲。尤。須。委。能。幹。樸。寔。之。員。於。  
臬。署。設。局。最。爲。要。著。辰。入。酉。出。交。供。呈。核。譬。如。風。簷。局。試。白。卷。者。少。否。則。酬。應。徵。逐。日。復。一。  
日。抑。且。年。復。一。年。案。以。久。而。不。了。犯。以。狡。而。愈。疑。故。審。案。貴。專。一。提。解。斬。殺。可。便。宜。  
也。凡。盜。就。獲。除。委。員。格。傷。格。殺。外。令。其。逐。一。詳。訊。開。列。同。夥。年。貌。案。犯。日。期。無。論。遠。年。  
近。年。已。報。未。報。多。獲。少。獲。概。不。爲。罪。申。文。露。申。而。寔。供。則。密。稟。臬。憲。即。將。正。犯。就。近。交。  
地。方。官。押。解。從。某。處。至。省。城。止。均。係。沿。途。文。員。親。自。派。押。遞。交。臬。憲。復。訊。後。請。令。正。法。  
續。獲。再。正。法。彙。至。事。竣。始。入。奏。則。法。綱。既。無。窒。礙。限。期。亦。屬。從。容。可。以。實。盡。心。力。矣。

一、經。費。宜。寬。籌。也。精。兵。精。練。五。百。人。約。每。人。日。食。一。錢。月。須。一。千。五。百。兩。加。以。委。員。紳。  
士。薪。水。與。夫。價。差。盤。礮。藥。鍋。帳。夫。役。又。加。偵。探。眼。綫。此。最。要。費。不。可。惜。大。約。用。間。謀。差。探。總。須。五。十。人。或。百。人。月。費。總。在。  
三。四。千。金。一。年。肅。清。則。四。五。萬。兩。可。以。足。用。惟。須。由。大。憲。簡。派。二。人。專。司。其。事。期。於。核。  
實。不。欺。而。已。一。委。任。宜。專。也。委。員。如。韓。子。者。腹。有。詩。書。豈。以。聲。色。加。人。私。欲。求。人。然。  
以。卑。官。辦。他。境。之。事。非。克。伐。怨。欲。不。行。之。地。方。官。不。能。同。心。協。力。越。境。攻。盜。之。難。曩。固。

疑之。今日驗矣。然使大憲深信無猜。則事必有濟。近日人心怯餒。中無所有。即使謠啄播於都會。蜚語傳於京師。而明鏡在空。流言自止。毅然付余玠以汴師。委陶魯以峒賊。權之所屬。威望重焉。不待斬莊賈。戮揚干。然後令行禁止也。虎帥以聽。誰能犯子。而東里因得志於鄭國。非明徵歟。以上各條。數之無甚高論。愚陋之識。知無不言。大抵常人之情。當厝火未然。則諱言兵。及赤眉黃巾安史闖獻起。則曰此乃天數。非人力所能挽回。然亦思樊崇張角等果天殛之乎。抑人誅之乎。究是幾個有志之人。將狂氣掃盡耳。而謀國者又動以無財爲說。竊念鄭畋守鳳隴。韋臯鎮川蜀。皆值國步艱難。物力不足。之時。而勁敵當前。屢索敝賦。何不聞以匱乏撓大計。又况明季國窮。守都城之兵。至於米薪不繼。乃本朝定鼎之初。天下入版圖。輸租稅者僅三分之二。何以用兵數十年。不致告匱。不聞往遼東飛芻挽粟。不聞議推廣秀才舉人之例。此無他。天下之財本無不足。視其政事何如耳。如蒙採擇。天下幸甚。黔中幸甚。

啟呂方伯孔廉訪

今日聞初九日已捕得王桂發等。交入案收押。此是初五日與官兵對敵之重犯也。差

爲一慰。已備公文信函。懇吳丞徑解行轅收審。計時卑府病愈。亦當押犯到半越矣。承示楚報。爲之痛恨。勞光泰本是詖險刁詐毫無良心之徒。石卿先生初到湖北。彼以鹽利干之。其時城邑殘破。遂偶用之。昔年停舟湖北一日。久已訪知其人。屢欲函告。而嫌於非分。遂亦中止。今竟誤大局。悔恨何已。黔中之事。本應盡力以答憲台知已之恩。且臨有事之秋。而掉頭不顧。異日更何望其爲國盡力。惟是此中難處。不能不逐一陳明。實非可爲而不爲也。尙乞格外原諒。兵事非可空談而成。趙括僅能讀書。馬謖言過其實。是兵家所大忌也。卑府三十年來。本未究心於此。近年身處危難。剽竊前人陳籍。百不及一。所謂道聽途說。是尙趙括馬謖之不若矣。六七年來。偶有所事。亦皆僥倖國家大事。莫難於此。莫危於此。自問本無真實本領。不敢自欺。以欺上一也。連年疲勞。精力不支。國家多難。萬不敢存偃息在牀之心。然軍旅之際。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畧異衆。亦且精力過人。賤體素辱羸。近更多病。必致有負委託。上傷國體。兼傷知人之明。此固所不敢自欺者。二也在黎平防堵緝捕。其始尙有私囊。故膽壯氣盛。無事不嚴行督責。期於必成。私囊甫竭。而憲帑兩次頒八千金。皆交紳士專管。以

示官之不私一文。幸有胡子和等倡議捐輸接濟。收繳已逾二萬。今年所收在外。此事可一不可。再日後尙能得如許貲財乎。不能也。去冬至今。防堵剿捕經費。又逾三萬五千。除發給各廳各屬。并委員張韓經手一萬七千四百餘兩。另有冊報外。卑府隨營支放銀八千三百餘兩。所費固屬不貲。國計支絀萬分。卑府用如泥沙。寸功未建。寸心難安。且界賞與人。爲數已多。實獲盜犯者亦不多見。予之則經費之糜如此。吝之則事勢渙散。呼應更覺不靈。彼辦盜尙如此之難。況當大股。且又安得此鉅萬經費乎。蓋不能矣。刻下之練。不足以成軍旅。勢須添募。黎平鎮遠銅仁松桃思州。每處或五六日程。或十餘日程。不能遍及。卽不能兼顧。且所到之處。財用何出。三也。近人貪利冒功。今日之求。乞差使。爭先恐後。即異日首先潰散之人。屈指計之。用人不易。至武弁不歸管轄。尤難以知府徑行軍法。賞罰不立。威望太卑。卽如甕安烏合之衆。初五日三戰。十四日一戰。不爲不嚴。所以解散之故。則以憲台接臨。閼然頓散。此卑府不能立威。不能辦事之實證。至平越小弁。兵不滿百。索夫百六十名。彼竟不知地方武弁本有處分。方且謀利詐擾之不暇。加以嚴詰。面無懼容。他如此類之文武員弁。及其更甚於此者。何可勝道。

舉目蒼茫。動手窒礙。必致一事無成。束手而待其潰敗。四也。此時講明武備。參劾劣弁。已屬臨渴掘井。即如省弁之伊之霍。其貪鄙庸惡。尙堪一日留乎。霍之出兵。其劣跡何如。伊之縱衡。其劣跡又何如。本省中尙敢如此。此外各屬。更僕難數。即使認真辦理。未必能戰。而况剝兵蝕餉。其何以堪。五也。自來帶兵之員。未有不專殺立威者。如魏絳。戮僕。穰苴。斬莊賈。孫武致法於美人。彭越之誅。後至者一人皆是也。今日之營弁。斥之且不可。何論於斬蹈常習故。本非軍旅所宜。才薄人微。尤以顛越爲懼。六也。總之自問全無本領。不敢罔上而謬以爲能。揣度時勢。及人心更治。武備國計。殆不可爲。與其事敗而負恩。不如據實陳明。稟求遴委賢能。事關重大。確然自知其不稱。至給咨不給咨。出自憲裁。非所敢期也。

復莊蕙生

受祺觀察丙辰三月

得書披讀再四。適與營官言軍事。座中傳觀。有泣下者。知公之所憂者大。而所慮者深矣。林翼。與。閣。下。均。是。好。漢。未。必。能。擔。當。艱。鉅。而。值。此。艱。鉅。即。欲。辭。避。而。亦。有。所。不。能。知我。者。惟。公。與。滻。村。伸。遠。及。同。事。數。人。耳。初。八。日。羅。山。其。頽。弟。先。二。日。即。駐。其。軍。中。與。迪。

庵商定。仍由窑湾驻军洪山代领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卽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卽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囁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廟之儒。不僅名將也。賊因林翼久在洪山。日夜攻我營。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尙能堅守。初十日。約會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填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而我軍之鏖戰。則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次之苦者也。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都司。大子中腦。不可救藥。該員每戰必先是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仗。痛憾何如此等。事任是如何思議。不能避死。十四日。賊壘又成一座。其大倍前。其高逾丈。及此不破。又難爲力。時會所逼。難於回慮。郤顧江水已長五尺。非丈許。則河渚不能淹沒。非丈五尺。不可用計也。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超者。目不識字。而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城。卽飢餓。鍾師旅。期以三年。苦守。如竟不可。卽得迪庵。豈能久留。鮑公亦後起之傑也。又有劉峙衡者。與迪庵埒。迪欲之。弟亦欲之。迪公天姿近道。木訥厚重。少文蓋絳侯也。其思念滌公。欲援江西。是血性中人。

林翼不遣去。則已。遣去。則須以六七千人。畀之。蓋十萬。悍賊不易。勦辦。若分枝。則兩無益。而徒失良臣。不可不慎也。湖南允代林翼辦軍械。招新勇。而屬我。自謀其餉。林翼之窘。於正餉外。另有卹賞三萬餘耳。總之虛實誠僞。公道在人。閣下之心。豈私我哉。盡力以謀事。此志斷不可懈。

致周笠西

樂

丙辰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沙市之釐。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順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務。薦賢以救我楚。兄之功也。武漢終可力復。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怨未伸。蓋攻城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致胡蓮舫

大任

王孝鳳家壁

丙辰

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信。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揣再四。是千金之本。

月可息千金。利權大權盡歸之於商儉矣。譜與蕙本無短長可持。譜之抽用作公費者。鹽務乃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岳陶文毅前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蓋日食以千萬人計矣。譜之爲此亦前此太守及他處云云耳。利之所在。卽爭之所在。設無此項。又將巧取而害仍歸於國計。於公家耳。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至外間抽取或多五釐。亦祇問其爲公爲私充餉。與否。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儉也。利歸於官。尚有逼迫入公之一日。只在擇任。一二。人。則。利。歸。於。我。矣。利歸於儉。則上無訪察之權。統馭之術。豈非自失所憑哉。且以利爲利。當權子母試以千金衡之。凡鹽行之以千金爲本者。每年得息三千金。卽足矣。利市之大。無過於此。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旣病於現在之餉。擅自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爲得計。弟當改弦撤帖。乃可弭謗以釋爭。否則異日楚北之民。其留貽禍根。由我而起。我本武漢罪人。罪尙未贖。更增一大罪。案亦不可也。此事出於弟之創舉。有明之季。始造根窩。昔年嘗笑其謬。今思之。蓋亦弟

等急切求餉。留此根窟。爲異日弊藪乎。或未盡然乎。古語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爲老謀。  
尙乞通盤籌度。弟之始意。必欲爲此。誠以求餉也。辦事不可有成。見惟期事之有濟於  
公理。之必歸於是。利之必得其平而已。陳孺子之割肉可宰天下。蓋言均也。官有私。固  
不可爲訓。商之擅利行私。壟斷獨登。勢必取我現有之餉。而盡歸烏有。豈非自貽伊戚  
哉。幸深籌之。此事如弊多利少。有碍於現在之大餉。弟即停帖。及此時尤可爲也。意剏。  
於我有過。則當改之。吾輩心跡。當如青天白日也。至奏案與現辦章程不符。非弊也。少  
言之以裕外餉。免部詰耳。若勇主政。則並一奏而無之。此非譖與蕙之短長也。軍事少  
閒暇。而此事恐辦理不平。日夜懸懸。特此縷致。此役之勝。迪庵馬隊之功。弟無尺寸之  
力。將士之功。在湘潭岳州之右。

致周笠西 樂丙辰

弟處之窘。諒在意中。上半年尙賴鹽課。今則杳不可得。弟前此欲兄留楚。以拯斯民。蓋  
楚民之厄。是近六年天下所獨也。憫念之至。頗思力圖補救。然大官一味偏好虛詐。小  
人逞志之秋。欲以碩果回春。是所謂一薛居州也。繼思一意東征。只得置武漢於不問。

耳。如弟者才力不逮中人心志向上持其意趣尙不大謬居此而自愧自艾不如臨陣殺賊必得死所蓋藏拙之道可倖免一生之罪戾若委曲艱難到底一事無成則身名之敗裂人亦不諒我心其如後世之議何由前之說取足下及廖鑄臣王麟洲賀月樵文任吾羅仙可牟皓升鍾雲卿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必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薦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然事權不一邪氣方張不如弟之繼念專意兵事從賊所向與之終始卽令潰敗決裂而我之名自在之志無愧最便宜者莫如此法矣至楚北兵事除迪庵最深固不搖然所將只五百人爲至精其餘四千人又其次也撫標現在萬人應汰者有二千人即日所招致守青山者如何紹彩之膽力亦一時無兩然尙不能如迪庵也張榮貴勇而少學問丁篁村勇而廉正惜無條理周芝房正而嚴厲閱歷太淺李景湖才情紀律過人而臨陣未能衝鋒唐義渠細密而膽氣稍遜部伍最整鄒叔明樸質而見識游移不果決又有鮑超者英鷺無匹而天姿太鈍凡弟所用之將在北岸則超羣絕倫在弟視之可戰也未盡可恃也又如水師勇敢有餘然須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敗其本領亦在能勝。

不能敗之。列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無一字虛浮者也。天下事大難。幼年精力半耗於八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力不如志。爲可惜耳。我鄉自嘉道兩朝以來。顯宦如趙文恪。陶文毅。嚴樂園先生。均有可傳。其後如李如羅。則無所表見。可傳者亦未能如晉之陶侃。唐之郭璞。宋之韓范。司馬李伯紀。況其不能自立者耶。精力學力。殆是下等。豈不自憾。老兄念我最深切。何以教之。北省紳士近日只得一人許金。堂頗濶樸。不苟且。亦無虛浮名士之派。惜年已五十九矣。

致鄭小珊 敦謹少卿

丙辰十一月廿五日

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寔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且自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計因此而縉。民力因此而窮。凋弊已極。此番欠餉。已積至四月。其得倖免。譁潰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力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庵。統帶水師交楊厚庵。統帶馬隊交都直夫。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爲他人所奪。則此後或有可爲。所最可危者。湖北兵將文武。無一堪戰守之才。刻下倖而得此。而可慮。

方長。計近五年以來。鄂省所費國帑。以千萬計。而兵將文武。尙不能戰。上年武昌失守。城中兵勇萬二千人。賊在十里外。遙樹黃旗。城中已繩城盡散。所餘者僅陶中丞多首府弁五六人耳。頓足搥胸。不死何待。又如廣濟之役。楊雋亦統萬餘人。敗賊回竄。不過二三千人。一潰再潰。直奔八百里而後止。此奔潰之衆。與其將領。至今安然無恙也。又如本年襄陽之事。土匪三百餘人。府縣率萬餘人禦之。見賊即奔。不一月而脅從且二萬人。非馬隊二百、唐義渠千二百人。趕緊赴援。則直不可思議矣。湖北文武兵將。大抵如此。所以然者。何將不得人。不勇。不廉。不知兵略。若夫兵。則天下之人。皆可用也。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此兵事之大較矣。今年收復。與四年滌帥搭帥收復又異。昔年只九江安徽有賊。今則江西八府。僅復袁州一府。此外七府未復。而七府之賊。均可與武昌通。蓋武昌一府。與江西之義寧瑞昌處處毗連。萬有不虞。不必多賊。而兩城仍恐不保。蓋習成若性。恬不知恥也。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官。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其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劾去約二十人。衆怨之府。其以我爲僑矣。然應劾者。何止此數。揆道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虐民。視爲。

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揭竿而起者蓋不必粵匪而吾民亦將盜弄潢池矣。又北岸川楚無藉游勇殆萬餘人以掠民食爲生幾何不窮且盜哉大抵游勇之患法在懲之於始尤在慎之於微其投効軍功大半無賴妄報八百寔無百人即使足額領餉之後見賊卽潰潰後卽又顧而之他仍可領餉軍事無律莫楚甚矣其弊在司兵政者不求將而先求兵譬之披衣裘者不提其領漁人之撒網不掣其綱且禁之勢將自斃已今日之小事卽異日之大事今日之小盜卽異日之大盜今日之土匪卽異日之流賊易慎童牛之牿尤戒履霜之漸蓋誠鑒乎此也林翼勢必不能久留於鄂林翼之力已竭神已疲而民生之困窮亦已極矣武漢豈可再失耶侍在此一日必効貪吏怯將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懈然亦有必不相容之勢矣如率師東征以目下兵力攻城必不能取勝而野戰尙有七分把握猛將尙多廉將亦不少所慮者鄂境再有小警則凡秦晉巴蜀之餉必無挹注於我軍者卽予之者能以奉旨爲爭而奪之者又以事關緊要從緩補措爲詞且已奪之後卽必不可得矣爭之亦徒貽宵旰之憂而失國家之體則亦必飢而已矣如分兵遣將下勦侍力尙能及此本省之餉不能籌十分之一以歲飢民

困。被擾太久且太多也。大約本省之力。不過養勇七八千人。而刻下侍之水陸共二萬餘人。分勦分防。一時寔難盡撤。馬隊不足二千。允推精勁。月須二萬。其餘本省兵若勇尚二萬餘人。戰則不可恃而滋事有餘亂萌方伏是以僅養八千之力。而養五萬人。奈何其不飢且困也。凡

此可憂可慮之事。積鬱於中久矣。無可與言者。而鬱結更深。老前輩與仙舫老伯愛我最深。何以代籌。雪帆留心世事。亦可密思。侍耿耿不寐之衷。可否乞代。致樞老爲我一籌。則東南幸甚。武漢爲荆襄之咽喉。荆襄爲南北之關鍵。即如近日收復。則京銅京鉛。亦可設法挽運。今日天下之大計。以保鄂爲要。譬之鬪者。一犯手而即扼其吭。則顛仆在卽。然則武漢之必應設重鎮。無疑矣。廷議以爲何如。侍五月以來。瘡痏徧身。不啻百孔。八月至今。痢症久延。日夜十餘次。苦於口不言病耳。蓋義不能言。且不忍言。縷縷奉告。

再致鄂中僚友

戊午冬

十三日起程。十四日阻風雨西陵港。湖南之勇。左公任之。同舟來者五人。皆非軍旅才。可分理小局。差委耳。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

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而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即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蓋可知矣賸此滌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旣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猪脬然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脬皆消也此時若卽將逃將逃勇濫收濫應以此補救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賊卽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公妥商另辦滌生先生之軍病瘦此危機已致書切戒不啻大聲疾呼矣如滌帥率師圖皖尙可稍安楚疆但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豫全失乃更催促之亦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卽作書戒之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稍爲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此時欲求此厚重木彊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更從何處得來傷哉林翼出則非禮不出則不義出亦於事無補不出則於心尤不安只此一副精神智慮竊恐終貽天下後世之譏耳智慮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林翼之力視此有愧其何以濟事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傷殘之營固難整理不戰而潰散之營亦須嚴懲應訪問周至分別開明以便林翼之採擇林翼旣以軍事而出若不能軍則此出更屬無謂一鮑超一營二月未曾領餉糧臺委員只求省事此心并未貫

到營中。平日發餉之文書。名爲隨餉發出。寔則交給委員代發。一發則不復再問其收到與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與己無涉也者。應請查明委員劣蹟。作稟以憑參劾。一湖南之勇。已由左公代募。林翼旣已先行。必有陸續趕到者。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此次之敗。其過仍不在兵寡也。其長沙募勇。聞已起解經費矣。應聽左公斟酌。一臨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之冊。託之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事。主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之處。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効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効人者。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請稟之藩糧。先行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事。其不願成全者。弟等亦無可如何耳。一揜災之州縣。必應特叅。亦乞查核。一夷船聞已到漢。是何情狀。何日下去。可專人於水次報之一。不張蓋。不設儀仗。不頂戴。不入署。前已明言之矣。此次應面商一二日。卽先行馳入希葬營中。或借糧臺一宿。或在舟中一二宿均可。惟萬萬不準糧臺及州縣費用一文。天下作大官人視州縣應酬爲天經地義。除需索供應講究應酬。別無所思。別無所知。是可恥也。必力矯之。一欲鎮壓地方。或看旨意緊否。斟酌借受印信。此爲地

方餉項營汛呼應起見。於我心仍飲恨之至。

致嚴渭春 樹森 觀察 十一月二十四日

林翼負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卽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三虞并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聞尙無恙。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爲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葬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誘。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旣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僂然自處。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歉。條書於後。乞即集思益我。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窺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

計爲先。迪葢之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勛。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葢至性。戚戚於心。其智畧較勝其兄。其寬大尙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葢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即如丁寧村。其治兵智畧稍遜。而忠勇不欺。即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也。不敵其兵之多也。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畱強。去奢留儉。設一旦有水旱之虞。民穀不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興。忍饑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即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尙有

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省祇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饑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又賴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畧。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鄧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畧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升獎一二賢才。以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寔之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畧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覲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疎。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

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寔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又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閣下智畧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致曾滌帥 己未正月初四日

進兵之議尙待再酌謹條列於後尙乞指示一全軍然後能保楚保楚然後能謀吳此理至明聖人不易楚軍之將希庵如碩果如魯靈光無論其勛勞甚大品行絕高固當爲國家愛惜保護之卽林翼私交亦寔有不可相離之隱林翼同行則希公只管兵事戰無不勝其官事外事及意外無限之事均可代勞此其爲力也其細已甚而在希公則受益頗切其應酌者一也一目下兵力其未經挫敗者鮑統三千三百人多統四千數百人王錦堂之四千人經多挑選一千七百人居然可戰將之純四千七八百人數已逾萬力已不單其收集之營并希庵舊營新募及林翼新募又不下萬人現均駐紮黃州若如都將軍之意以多領鮑及其餘各軍爲一路以希庵領各營及蔣爲一路一走石牌規安慶一規潛山兵力有餘都意以爲如此則有

戰有圍必安、慶得後乃行、進步意在不急圖、舒桐也。果如所議，則氣勢既盛，轉運亦尙不難。尙未與希庵面商此其應酌者一。賊不得逞於驛路，必由潛山伺英霍之虛，以犯楚疆。七年夏從張家塝入兩斬，始有黃石港，但見潰勇之誚。七年冬張家塝設重防，以唐丁余守之。八年春夏之際，遂由六安直趨羅田商城，入麻城黃安。其時恃有希庵，舉國安堵無恐。然力尙不支，致煩迪公自援黃安。賊乃退走。今以大力注重太湖而邊地僅有余參將，際昌之二千人。唐義渠之三千人，午橋求之頗切，未便久羈。致失前約，勦兵騎而怯將，太老憲恐無用也。固嫌其虛而腹地尤虛。荆襄之警，無歲無之。此其宜酌者二。湖南四年即無粵匪入境，其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踵接於道，五六七八等年湖南未嘗一日忘兵事。湖北則強寇在奈何？其如不懼？都公奏請林翼駐黃梅，已奉旨允。林翼此番總須以兵事居外，東征三年，未可即安於衛署堂皇，固無疑義。駐黃梅不過作轉運之督使，隨希庵則較親切。林翼不知水師戰法，且有厚庵，則不勞遑慮干預。然駐劄之處，郤須水陸氣勢可通，則彼此有益。此應酌者一。謀士之欲林翼劫季公來鄂，則子春與印渠部下之三賢將將予取予求，同氣同聲。林翼亦湘人也，疑未敢決。大約季必難搖動。子春恐不忍舍，欲備南路之保障。印渠三將其才力性情字號，丈已盡知，乞示其詳。此應酌者二。林翼去鄂，局勢

頓大。七年冬、釐旺漕折亦旺。餘銀四十萬。以補春夏之不足。而外間不盡知也。八年冬、用費太廣。兵數太鉅。較七年虧欠七十萬兩。然百貨錢漕皆旺於秋冬。此時不覺其窘。應速汰弱留強。乃可善後。否則明年夏令必有不支之勢。然此事尙易爲謀。餉事究比兵事差易。求謀餉之才。比求統兵之才。亦較易。嚴劾中飽。未必不自愛其鼎。林翼卽暫入皖境。半年之內。尙可不虧。此其宜酌者。一以上各條。敬乞訓正。夫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爲羣。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卽識之矣。狃於驕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林翼之慕才。其志則美矣。而本領不及。器量不及。得毋類於世俗之好馬者。尊意早已屬於賢才。近日所得必多。便中乞示悉爲感。

致雲貴總督張石卿亮基 己未正月初八日

函繕十日。尙停未發。滇事誠難措手。雖以武鄉侯之才。若非藉蜀中物力。滇亦難平。假令以公督蜀。則滇黔可望漸次削平。以公督滇。目前寔屬簪手。去年夏間。曾以此意詳函告之。雁汀先生遲至四五月。乃得復函。尙謙讓未遑也。不謀黔滇。蜀中獨能晏然安處。於高堂之中耶。公手書以未能出省殺賊爲恨。林翼之愚則曰。試問公麾下將才何。

人。吏。才。何。人。羣。盜。如。毛。之。日。若。必。以。親。臨。督。勦。爲。能。尙。不。算。本。領。明。公。素。負。知。人。之。鑒。  
尙。乞。專。精。於。此。餘。皆。枝。葉。耳。鱗。爪。耳。季。高。先。生。天。眷。至。篤。倚。注。獨。深。季。公。在。小。淹。時。每。  
與。林。翼。縱。談。自。嗟。遲。莫。以。爲。非。夢。賚。良。弼。不。可。有。爲。今。則。大。類。傅。巖。之。象。形。維。肖。而。轉。  
覺。愀。然。不。樂。蓋。湖。南。必。不。可。無。此。公。而。籲。門。中。丞。尤。不。能。一。日。離。也。屢。屢。劫。之。竟。不。  
得。奈。何。奈。何。鄂。事。仍。恐。不。支。勉。竭。其。愚。仍。以。求。將。才。爲。第。一。要。政。求。之。未。得。我。勞。如。何。  
去。秋。擬。以。三。五。千。人。益。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無。權。也。林。  
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獨。憐。其。誠。豈。有。私。哉。

與各帥論兵事

正月二十一日

兵。事。以。逼。城。爲。下。策。以。攻。堅。爲。難。於。得。手。得。一。堅。城。破。十。巨。壘。殺。賊。不。多。賊。氛。仍。熾。而。  
士。卒。傷。殘。元。氣。難。復。此。非。用。兵。之。至。計。也。又。兵。事。當。逼。城。攻。壘。之。時。如。雀。之。伺。蟬。志。在。  
於。蟬。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假。令。攻。堅。不。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援。往。往。誤。事。此。近。九。  
年。之。通。弊。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祇。一。路。也。七。年。賊。畏。黃。梅。之。馬。步。  
而。間。道。從。蘄。州。張。家。榜。內。犯。已。繞。黃。梅。之。後。八。年。馬。步。力。扼。宿。松。於。張。家。榜。復。設。重。兵。

賊又從間道由霍山繞麻城黃安。直欲乘虛以犯漢陽德安之邊境。惟我軍之未能批吭。搗虛而賊匪乃得以乘間抵隙。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故賊得以狡焉思逞也。八年而獲勝勢尙洶洶。今弱一個矣。謂之何哉。八年之秋。皖民稍見天日。以分道揚鑣。另有  
一枝勁軍前行也。然不過一月之久。前功盡棄。迪公非不知兵分力單。勢必不支。然一  
分於彭湖。再分於蘄黃。三分於桐城。四分於舒城。所帶之勇。又皆攻堅之餘創殘之遺。  
其忠心義氣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憐。然則謀皖之事。若再枝枝節節而爲之。  
可逆料其必無所濟。無論九年現在之兵力。不能如八年秋後之精。卽令力攻而得太  
湖。得石牌。得潛山。得桐城。事事如前。而分防分守仍不能不如前。是終不免前車之覆。  
況其必不可得也。說者曰。急攻安慶。得安慶而鄂乃可保。竊慮安慶之未必卽克。而賊  
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濬壕。爲久拒計。爲久拒計。則必不急與官軍交戰矣。攻城無良  
策。自昔已然。是說也。心疑其曠日持久。而又虞他賊之從霍英以襲我後。說者又曰。以  
全力攻太湖。攻石牌。然後以一枝循安慶作圍兵。期以二年之久。如潯陽之四面合圍。

斷其餉道。一枝循潛山作戰兵。伺賊來戰。隨機策應。是說也。較爲得力。惟英、霍一路。尙嫌其虛。六安二路無人守禦。從英、霍可侵兩蘄。從六安則可達光固。而侵麻黃、蘄黃均屬空虛。賊不得逞。於此必轉竄於彼。以期官軍之郤顧而回勦。仍是七八年之故智耳。唐余二將可守於蘄州。而不能分守於麻城、羅田、蘄水。心尙危之。且石牌、太湖又豈易得耶。似無寔在把握。或謂以唐以余以阿以蔣分駐蘄、羅、英、霍作守局。而以李公速進石牌。林翼隨之。以多與鮑進太湖。都公統之作戰局。其說然歟。或謂旣以蔣道扼荆橋矣。異日可進石牌。旣以多鮑唐進太湖矣。異日可搗潛山。不必改調。即使賊閉匿不出。而攻不足者守有餘。是黃梅一路已無他慮。若以黃州之勇七千人。從羅田、英山出潛、霍之天堂。專主於戰。不主於攻。深入虛穴。則各路之賊必竄集來援。如其布置得宜。接應有法。大戰數次十數次。賊氣自餒。而各城守賊將無同志。是說也。其計頗奇。蓋以兵出於潛、霍之境。是已據羅田、蘄水、蘄州之外藩。則內地之防不勝。防守者禦於戶庭之外。可以無虞。侵軼其得力。一也不走石牌。太湖之正路。而以拊其背者。搗其吭前面。太湖石牌安慶之賊已屬自驚。且必糾聚而求戰。較之逼近城壘。與礮石爲仇者不同。其得。

勢。二。也。惟。兵。出。於。潛。霍。之。交。山。徑。崎。嶇。地。勢。較。險。米。糧。軍。火。轉。運。最。艱。非。躬。自。督。辦。則。  
呼。應。不。靈。非。多。設。委。員。招。引。紳。士。則。轉。運。必。誤。且。賊。所。必。爭。必。有。大。仗。非。強。兵。能。力。戰。  
者。不。能。奏。功。此。則。必。須。籌。酌。盡。善。者。也。總。之。非。三。路。分。進。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枝。節。節。而。爲。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陸。將。領。精。力。盡。疲。英。華。衰。歇。是。欲。速。而。  
遲。也。若。蓄。勢。審。機。駐。兵。於。賊。所。必。爭。之。地。使。賊。欲。不。戰。而。不。可。得。則。一。半。年。之。後。城。邑。  
可。盡。復。是。似。遲。而。寔。速。也。更。有。奇。者。昔。東。吳。晉。宋。之。際。公。瑾。士。行。均。以。舟。載。陸。師。登。岸。  
殺。賊。洗。脚。下。船。此。東。南。地。勢。如。此。自。昔。已。然。若。以。一。枝。由。江。流。登。岸。築。壘。伺。便。進。勦。兵。  
來。之。先。賊。必。無。備。設。備。之。後。兵。又。他。徒。兵。退。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後。兵。可。條。來。不。過。  
一。年。賊。已。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此。申。公。巫。臣。教。吳。之。至。計。也。又。宋。世。龍。驤。將。軍。張。興。世。  
以。軍。入。橫。浦。所。謂。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進。退。疑。阻。  
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亦。制。賊。之。奇。也。似。可。於。一。萬。水。師。之。中。挑。選。將。領。兼。集。三。四。千。  
步。兵。如。舢。舨。十。六。人。以。八。人。兼。習。步。兵。口。糧。須。於。水。師。本。分。應。領。外。酌。議。加。增。以。水。師。  
之。半。習。步。則。登。岸。之。後。乃。有。患。難。相。依。之。情。若。以。陸。師。改。水。或。借。船。以。渡。陸。師。則。情。意。

不。孚。難。期。共。事。也。此。計。若。行。賊。無。不。滅。之。理。此。又。兵。事。之。至。奇。而。至。當。必。乞。速。籌。者。蓋。不。僅。三。路。竟。可。變。化。不。測。作。爲。無。數。勝。著。也。湖。北。月。費。口。糧。須。三。十。餘。萬。兩。月。欠。口。糧。在。七。八。萬。兩。若。不。裁。弱。留。強。急。求。戰。法。則。年。復。一。年。終。歸。於。飢。潰。而。後。止。以。上。各。條。非。千。里。請。戰。之。意。亦。非。欲。築。室。道。謀。也。軍。事。重。大。安。危。所。係。一。人。之。識。見。固。不。可。有。自。是。之。心。卽。衆。人。之。思。議。亦。當。求。集。恩。之。益。用。敢。綏。陳。其。概。乞。訓。正。賜。覆。不。盡。欣。企。

致漢陽府劉冰如 齊衡 正月二十三日

昨得覆函，明白切寔，舉善無溢詞，觀人無俗念，即此亦足徵公之胸次矣。鏡飄以品行，純謹才堪經世作考。聽孫以綜理精密志行清嚴作考，已繕摺擬月內拜發。措詞在軍務，注意在地方，必軍務乃能破格保留也。稍暇當加函寄聞，仍乞老兄函致弟，傾慕延跂，如飢如渴之意。文忠清德冠時，此來繞道遄行，亦殊不易。應從何處寄致盤費，乞明以示我。林翼每念治理之要，賢才爲本，苟不知求賢，卽勞心焦思，亦屬廢事。公其隨事留意，苟有一節之可取，一行之足稱者，乞手函示我。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日卽於亡。得水得木，得氣得

食則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嘗論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昨讀聽孫所寄閣下家書其言蘇人作善僅慕其名若去奢崇儉以虛用作寔用尙可多養一二萬人此卽孔子用力於仁力無不足之義又言旅居清苦一介不取無忝所生又言大官豪富侈泰州縣般樂怠惰旨哉斯言固志節之士也中心嚮往不能言罄。

致羅澹村方伯

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爲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興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壓數至倍蓰向來鹽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九千至十八千十九千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盈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暗爲取償是湖北二百年之虐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

而畏強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刪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旨嘉獎。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爲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深以此法爲可救民而利國姑即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刪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間之錢一百六十餘萬串文儻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間者可一千六七百萬串文鄂民安得而不富乎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卽不爲興國計獨不爲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言花麻積滯穀不值錢是豐年之情形。湖北湖南大局皆然何獨興國且賴花麻而後有錢也此固不必較論。又言興國半是小錢投櫃揀去其半查小錢必應嚴禁安徽福中丞不禁私行小錢以至物價日昂民生日困此事關係錢法大政民生緊要必須官與紳與商賈市鎮通行會議一律嚴禁如有私用小錢者本地紳商一律議罰若僅文告示禁或假手書差或委託捕廳則不過需索錢鋪陋規而於寔政則有害無益應請嚴札嚴示飭行至向牧之委捕廳查禁私錢與例案雖無不合然捕廳之力何能禁止小錢不過爲調劑捕廳起見若思調劑則本官可以量行解囊助之不必藉公事以示惠此向牧之大錯。

也。應卽飭行。又言向牧慈仁下不畏法。是誠大過。亦弟等委任非人之過。應酌擇嚴健  
強項之吏。以資整頓。又稱現在商之向牧。銀錢並收。此則斷不可行。以錢折收。係奏定  
奉準之章。不能任意改移。又閱向牧寄信。稱奉給諫之令。宜聽錢鋪代花戶完納。若由  
錢鋪兌銀交櫃。則錢鋪每串可獲銀七釐。查興國前因。銀匠積弊太深。痛行裁革。若如  
給諫之意。又以利權歸之。錢鋪試思銀店與錢鋪其弊等耳。不過二三姻姪。開設錢鋪。  
之人。慾以奪官民之利耳。夫事之有益於國與民者。吾輩當盡力行之。若於官民無  
益。而取官民之利。以資錢鋪。則必不可行。况錢漕重件。官吏考成甚重。若不責成官吏。  
而委利權於錢鋪。異日流弊。不可勝言。非興國與給諫之利也。且給諫不許民間自封  
投櫃。而欲以錢鋪代民致兌。是卽顯違自封投櫃之定制。而又必於書差之外。添數百  
虎狼於錢鋪之中。此議斷不可行。應請一面函復陳給諫。仍一面函諭向牧。至爲感企。

復應山縣吳木齋林

所稟均有心思。若再閱歷有年。便是大有條理之才。以其質地本樸寔也。應山之士民。  
習見官之無恥。遂自忘其恥。習見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豈一旦所能挽回。

來書以寡廉鮮恥。習與性成。渾括一縣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風俗。在父母斯民之轉移。果能隨事隨時。諄諄教誘。則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鄉難言。孔子進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寬以歲月。行之以漸。持之以恒。乃有效耳。獨是積弊州縣。貪吏在官。則劣紳與官一氣。集事轉易。乍以廉吏爲之。水火相搏。轉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恆情。天下通病。昔子產治子晳。子晳而逐子南。以子晳之宗強。而子產之爲政日淺。令有不行也。繼而並誅。子晳一事而前後異詞。子產蓋識時務之俊傑矣。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德慧。術知者殆即指此。作官久臨事多。則昔年所讀之書。均思之有味。吾子其體驗物理人情。以施於政事。始患其扞格。終必渙然冰釋。油然理順矣。又此時宜急訪正派士民。加以恩禮。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試深思之。

致司道總局

廿六日得廿四來信。并繳回都邢之函。所論多中肯要。欽感無既。然亦有應商酌者。仍詳陳於後。又滌帥今日來咨來函。乞公閱逐條示復。仍請攜原咨原信并弟所呈中堂

之信。敬乞公同趨謁中堂候示。一滌帥之不能渡江。萬無疑義。竊料其心。欲依傍彭澤。以規皖南。江西省主人未必肯放也。江、省、拉、人。強、人。則、頗、有、本、領。而、平、日、待、人。則、毫、無、真、性、情、也。自、謂、權、術、冠、時。而、不、知、志、士、早、已、冷、眼、窺、破。即、如、滌、公、在、江、省、不、願、久、留。而、劉、印、渠、部、下、有、三、賢、將。防、湘、防、鄂、援、皖、之、事。均、不、欲、辭。惟、不、願、到、江、西、耳。又、如、沈、幼、丹、乃、江、省、道、府、之、傑、士。亦、使、之、終、日、鬱、鬱、不、得、其、志。即、其、他、可、知、矣。都、公、似、是、真、病。其、多、禮、堂、跋、扈、一、節。似、亦、不、十、分、確、切。林、翼、未、到、宿、松、之、先。頗、聞、此、語。到、日。與、都、公、談、三、次。幾、於、無、話、不、說。亦、頗、默、察、其、微、意。其、傾、慕、多、禮、堂。無、心、流、露。似、非、矯、飾。且、三、日、之、久。談、叙、至、深。都、公、若、有、他、意。不、應、如、此、之、深、沈、莫、測。豈、林、翼、之、太、淺、耶。至、今、思、之。尙、不、謂、然。惟、省、中、所、求、醫、生。聞、因、起、課、不、吉。不、肯、卽、行。殊、不、知、課、之、吉、凶。不、如、命、之、前。定、愚、哉。人、至、以、術。卜、生、則、其、得、牛。也、不、亦、微、乎。都、公、若、須、暫、假。應、以、馬、隊、之、大、半、隸、多、公。而、以、五、六、百、人、隸、舒、公。其、巴、姓、寶、慶、之、在、荆、橋、者。應、歸、舒、公。其、都、公、親、隨、之、西、拉、布、二、百、人。亦、可、改、歸、舒、公。其、黑、龍、江、新、到、西、丹、二、二、百、人。卽、請、速、歸、舒、公。本、是、舒、公、遣、回、另、換、之、案。合、計、已、五、六、百、人。舒、公、得、之、可、大、戰。惟、必、乞、中、堂、將、此、事、決、斷、施、行。計、無、有、妙、於、此、者、矣。若、遲、滯、不、行。則、

有尾大不掉之勢。且於軍事有礙。舒公卽下駐荆橋。亦無不可。得欵差之札。卽驕將亦萬無可以放肆之理。舒公如欲上援。亦隨時可以檄調。此人純良。必不誤也。切切一滌帥。欲求中堂奏馬三千匹。中堂之意。恐牧廠舞弊太大。委員沿途剝蝕。惟得其皮骨耳。林翼之愚。不如以萬餘金分三起。專弁出口買馬爲穩。此信已復去。而滌尙未接到。今則專盼鄂中代奏矣。滌公一片寔心。辦事可靠。我輩豈忍坐視。且所爲者。公家之利也。何惜。此財滌意必欲鄂奏者。由鄂奏。則鄂人不能不籌餉耳。然添兵馬而裁步營亦可。長短相準。盈縮相敵。弟并不怯也。應如何撰奏。或出口自購。或卽如滌意代奏。請察哈爾撥馬之處。乞速請中堂施行。至於打仗。則營兵難用。牧馬則官廠難用。理財則衙門人難用。由來舊矣。我輩當戒之。公示欲以都公督希庵進石牌多鮑進太湖。希庵之意。不畏賊馬。並不欲依隨他人。惟乞獨當一路。專受中堂與林翼之札耳。亦乞勿以撫湘之營交他人差委。蓋撫湘雖擢殘之餘。猶較他營爲強。且此番更換整飭。寔有起色。並非欺謾也。酌之。其蔣道之五千人。亦歸林翼與希庵調遣。乃可得力。一滌帥所謂抽帮換底。整舊如新者。乃京中舊鞋鋪靴鋪之謠詞也。卽如仁營將勇兵強。歷有明效。然朱

希廣因誤信壞種之言。辭去同知沈定鈞。其營務即日淪於弱。撤之。則此人異日或尙可用。又如何紹彩之强悍敢戰。然近一年來。終日舟中不理營務。凡人至不理事。則兵無不驕縱者。驕縱之兵無不怯弱者。此萬不能不更換之事也。顏光敏作戰字八股文。天壤間有予而無奪。古今來已不勝保舉之煩矣。一黃州本屬適中。取攜甚便。夏秋六個月。陸師千五百人。水師左光培一營。弟可包守。冬春六個月。須兵多乃可守。惟其妙處。在與麻黃相近。其不妙處。在與太湖宿松差遠耳。斬水之游公橋。形勢亦好。左傍山而右挾湖。惟春冬則水涸。取攜不便。招新汰舊。招引士類。延接官吏。無城市可依。亦不甚便也。弟意不過欲多移一步。以遵廷旨。且違禮從戎。不能殺賊。殊覺悚惶。而仲然與希庵尙以黃州爲是。姑待初二日再定拔營之期。一弟處營務無人。而星槎願做好官。若假手一二年。必可遂其俎豆千秋之志。郤不欲補缺發財只求成功使後世百姓說有某某是好官耳私意亦望其成效。

爲鄂吏之矜式耳。然營務太無才。四月內不能不調。惜其一片作官之苦心。不能使之盡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一造就人才。原是君子之心。仁人之術。裘令之事。現已密訪。若以此辦公。原可矜恕。特恐自肥者不少耳。欲救全人。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以上縷

縷。應回明中堂者。可速行爲要。再者餉絀。月欠七萬八萬。奈何奈何。如何節用。如何預籌。乞公商酌辦。再者希庵之父母胞兄。求希庵回家一面。希庵不肯我告也。林翼頗難處置。林翼素不强人。蓋因禍福生死成敗利鈍。皆有分定。惟是都病多。驕鮑復而愚唐疑。而惑林翼。左右又無可恃之員。恐誤鄂事耳。

致牙釐總局李香雪太守

兵事勉竭其愚。或猶可爲。已詳公函中矣。餉事以釐金鹽課爲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老兄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所有應辦之事。乞老兄直言無隱。勇處本無絲毫飾徇之情。聞善言見善行。無不即時遵奉者。此情早在洞鑒之中。又總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寶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乃不竭。公在鄂中。可算明於人倫好手。莫自謙也。惜相處仍未久。而黃州又非公可駐之地耳。

復棗陽縣賀月樵

接奉惠函。具見視事以來。於地方風土民情。悉心諮詢。甚慰鄙懷。惟求治之意。似有不爲火烈而爲水懦者。不知世變風移。近來人心日趨於僞。優容寔以釀患。姑息非以明。

恩。昔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所以崔待之間。羣盜蜂起。迨其取而盡殺之。而所害爲已多矣。居今日而圖治。必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而非用。露靈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迨至息游惰而勸農桑。興保甲而敦戚睦。害馬旣去。伏厖不驚。則法立知恩而良吏之後效也。大抵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所容其瞻顧之思。固圉庇民胥於是乎在也。因卽來函所及。條列於左。搶劫之案。刁風最不可長。今日之搶犯。即異日之亂民。畏難姑容。則積久釀成巨案。如遇有不法兇徒。肆行搶奪。卽設法緝拏。小事稟之該管府。大事徑稟。可以公商。必須竦手示懲。使知畏法。則此風或幾乎息矣。土地所以養民。訟事不得牽連無辜。差役不許在鄉滋擾。使斯民各安本業。得盡力於農事。而山多田少之區。必以雜糧爲生活。其不宜五穀者。諭令廣爲樹植。使無隙地。每於聽訟下鄉。隨時董勸。有游手無執業者。重加儆飭。庶人盡歸農。而凶荒有備矣。要犯謝開基。從前兇讒逼人。屢次札飭訪拏。未能弋獲。旣尙在隨棗邊界。務須設法密捕。不可孟浪。不可過於急性。驚飛之鳥。亦當回翔舊巢。鬆一步以爲緊著。切勿再令驚竄遠颺。至要至囑。湖北。

錢漕積弊皆由書差包抗需索日增煩重斷不可假手猾吏奸胥致滋流病清戶柱嚴推收節節清釐層層鞭策撫字之與催科亦皆並行不悖使正供有缺軍餉何資蚩蚩之氓尙須曉以大義無令陷於罪而不知也縣中用項藉半餘爲開銷儉以養廉自宜節省冗費惟所用人數太多轉覺難於稽察薦人之人不能分受賄累何不可郤擇可用而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此中正無容多慮以上各條皆直可行之事惟賢宰寔力而舉行之

致羅澹村 二月十一日

連得手書盡念彌篤連日分起拔營前駐上巴河林翼非欲自戰也五六千人只能專打一路若林翼留守則至少又須分去千人非并力之法且希庵於臨陣能審地勢於全局地勢向未領會或恐其百密一疏賊若竄入必是大股又必分枝而來恐非另調一將上援不可爲功蓋兵力不甚爭多寡可當一路假如以五千人當萬五千之賊諒可制勝以五千人分當兩三路之賊則須各有統將乃可無虞勝負之數強弱之勢專賴此一人也前已咨商都公預爲準備尙未見復林翼之愚亦必俟賊漸近乃決意征

調。先事紛更。恐人或謂之矣。尊意以爲何如。前撥湖口小池口二營。終必仍爲我用。前此因滬公只有凱章二千五百人是百戰之餘。聞其失去一半。因相隔十八里夜深救援不及恐滬帥誤事。則江西必危。江西危。則鄂之南岸又警。豈鄂力之果堪代謀哉。且以一千一百人。挪去普承堯六千人。計無有奇於此者矣。如果鄂警。雪芹亦必派回來助。仍到黃州也。至派往荆橋之周忠容。應隸蔣道。本是蔣道老哨官也。蕙公言前隊不過千餘人。偵探得確。迅予迎勦。亦是一計。然亦必與楚境稍近。乃可行也。賊速如鼠。兵遲如牛。此種情形。殊難籌策。古人每言輕兵出奇。制勝或再亂三四年。當有此等人才。近日之兵。勇能穩。固能便。是上等將領。能布置。審勢亦不多覩也。昨沈思終夜。發仁營會同副訓營。先行馳入麻城。嬰城固守。付以米四百石。火藥四千斤。與之面約。賊逼城下。堅守十日。官軍必到。賊如入境。無論多寡強弱。不准接仗。一意堅守。賊不得城。總易了辦。此賊之技。是狐鼠也。在野外作壘不憑城。官軍必可制勝。似此佈置。麻城可保。亦免得臨事驚疑。鄉團均無寔際。純盜虛聲。即如黃岡一縣。并無一人團練。惟前此葛致遠招遊勇及范潮闢餘黨。强名爲團勇耳。羅田稍好。麻城黃安。未必不可造就。然總是人才未能訪查。

確切耳。蘄州之陳德園已有長進，餘皆虛聲耳。何曾能戰。弟兩次黃州。若有意埋沒士民之功勞。心術寔不可問。然亦不便斥言。以失其望。只冀其稍稍助聲威。斷接濟加偵探。便是非常之功。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一遇警動。則讀書人早以遠走或隱匿不出。以此觀之。黃州那得有團練哉。只剩地方幾名惡痞棍假充團長。事後保舉。則書差門丁均首選耳。下游抽撥不在兵而在將。前已預咨矣。咨札已行糧臺。乞查之示之。羅田請兵未便分撥。自弱其勢。此賊若分兩路而來。林翼與希庵當一路。舒六兄與蔣當一路。否則舒與林翼互易之。或可盡力。若三路而來。恐他處不免小失。然終必盡力謀之。猶可爲也。伍令初八日探報。流波碰已有動機。距松子關長嶺關約百三四十里。萬山之中。一線羊腸。早已專人前往坐探。一日一稟。黃勝日十三日可到麻城。湖南尙有二千人未到。到日再行斟酌。縷縷奉復。

致羅澹村方伯

十五日

前商請補州縣一案。仍請以擇人爲主。另單二件。弟已存覽。州縣佐雜。踵接於道。蓋以鄂爲肥美耶。儻再待一二年。官滿於城。民哭於野。更恐官有餓莩矣。反復思之。竟無良

策試思之。博議之。賊尙游魂。乍前乍郤。然黃州必應設三年之防。少村學問。近日有進境否。弟欲設書局。查兵事。地理。應在省耶。抑于黃州設局耶。黃州設局。可以日月就將先有。取益黃州。只要有人布置。永無可棄之理。昔年楊公不守黃州。其出兵廣濟之時。未曾於黃州設守故也。假令其時在黃州先設防。則兵敗仍可復振。迪庵尙有敗歿之。事可見。孔子之慎戰。與臨事而懼。乃至言也。弟曾設儲材館。不過爲更換分局委員起見。後因其立名太顯。改爲寶善堂。所費至少。所益至大。倘無此處。則明知分局之有弊。而無人可易。應以此堂爲釐金根本。應仍設省中耶。抑改設黃州耶。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不覩於晉。與隋出師之路徑耶。必以一枝出巴蜀。以循江。以一枝出廣陵。一枝。出和州。一枝出廬州。一枝出蘄陽。皆古今形勢之自然也。縷縷奉布。即希鑒之。

致左季丈 十六日

十五日得初九日書。知南路又警。我本急求印渠及其部下之將。而服嶺之防。又奪之使南。何統將之才之少也。軍中無智勇之統將。則萬人二萬人亦終歸於敗。無論彭劉。

勇力太單不能禦賊即使再益數千人若智畧短淺亦終必敗而已湘中亦尙乏才何況他省李雨蒼志在北路林翼亦欲用之於北門可以二月啟程爲妙凱竟能否支撐尙未定也賊數太多兵力太單耳凱章知稟留吳翔岡頗見器識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逆睹不足以定人才趙陶之餉已設法補苴鄂中自羅李募兵均以到鄂之日起支昨因此事頗費周章然亦不能盡如所欲例外申縮林翼已飭司事者妥爲照應矣籌餉固較易帶兵較難惟以衰經出山不司兵事則此身何以自處後世之清議其不足畏耶至公謂帶兵非所長固然然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况目今十八省之上座者尙以不肖爲最能兵耶此二年之中應在黃州兼司餉事決不能安坐堂皇如尋常服官模樣老妻病狀丈前已見之心恐其病久而成痼欲乞仲遠爲醫而亦格於義分不能如願此出爲不得已之變局受印不過爲餉事耳餉之誤人若此默計欲丈莫出山而恐不能更恐遲而後出山便難措手又恐所託非其地終必受困丈肯愛湘以保湘丈去湘湘豈憶及前事遵守前法以益丈耶此時南路告急固不必深談爲丈深思固有良策惟濂公則謂湘中必不可

無公。囑不可搖動。當以湘鄂爲天下之根本。其說然。與太史公作屈原賈誼傳。王明受福爲論。又其作孟子列傳。專提利欲中人立論。此其特識。固應千古不朽。皖邊頓兵數萬。即一二年亦必無尺寸之功。不能三路進兵。又不能有三路之將。奈何廷旨欲林翼入皖。已言其不可。然數月之後。終必再及。以中朝本無定見。隨外間之議論爲轉移也。袁之內召。乃因勝保劾去。袁不足深惜。勝劾袁亦不足深怪。但袁在尙不能支。劾袁而袁得所。勝不自求才。而劾人如鬥者。自砍其指。豈非大愚也乎。袁公畢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六安破後。猶尙徘徊。黃州有兵賊。固偵探而知之矣。手此奉復。

致曾滌丈 二十七日

二月廿七日。奉二月十五日五號信。敬聆一切。水師兼步。前以說帖寄厚庵雪芹。均言難行。尊示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難。尤爲體要。厚庵久病。岌岌難支。雪芹血性過人。陸戰尙非所習。李興吾、陳金鰲連年亦患血證。此皆四年以前精悍之士。積勞而疲。殆非朝氣矣。劉國斌尙未接談。有李朝斌者。似有英氣。刻因石逆由南安陷宜章。興寧桂陽縣桂陽州等處。湖南調王明山統水師。湖北以蕭翰慶一營繼援。急切尙

難改議。且巢湖有舊時砲船。近又新添水師。仍未可單也。異日或能另謀陸路統將。則以鮑春霆之陸兵。由舟入江。自與水師通氣。惟春霆酷好攻堅。頗有固執不化之概。貴戰、賤謀。雖裨將之雄。仍恐不足以當一路耳。官帥奏捐馬并秦西丹。十日內可得旨。此間已委定記名副都統巴揚阿前往辦理。并攜銀二萬解部。前奏定呈覽矣。若西丹不得力。中樞來信。囑預致函僧邸。於天津撤防時。酌撥黑龍江兵丁千名來楚。官與都可寄信於僧邸。林翼與丈似可預函寄知筠仙也。采買馬匹。北口爲多。七月以後。盈望成羣。若到河南陝西零星收買。不如徑行出口爲合算。俟昨奏批回。卽有定章矣。田興恕已復吉州。昨經湖南奏派南路統兵曾承堯等。爲建德所牽。蕭濬川又爲湖南調去。湖南卽能強支。而郴桂窮民。經石逆壯番脅制。入賊者必多。恐鄂與豫章均旰食矣。水師抽半。改陸尊示。以一舟之中。有改陸。有不改陸。有加餉。有不加餉。勢必窒礙難行。軍事最忌。參差最嫌。紛擾尊見。是矣。六安霍山均失守。鄂與皖之路盡阻。李鶴人十六日遇害於官亭。其潰勇已過麻城。粵逆窺及定遠一帶。勝帥以招降爲得計。蓋亦今之熊文燦矣。恐近月翁祖庚力必不支。湖南乞馬隊二百人。官欲應之。而多不肯。卽勉強應命。

亦是怯將弱兵。恐徒損國威耳。馬隊將領在鄂者。惟多與舒能戰。另有一平海。已回旗矣。因瘡疾服經粉中。毒左足短二寸。此外亦少良將。其在勝帥、德帥營中者。兵多於鄂。不啻五倍。然頗有爲賊所圍。擒爲賊。教戰者將不得人。無法可施。三河桐城卹賞未發足。三月以後。未免稍欠。秋冬之間。仍可彌補。如湖南不致大亂。則餉糈仍可敷衍。糧臺固不可歟。亦不可。豐。豐。則。官。場。之。侈。心。又。萌。矣。財。用。如。人。身。之。氣。血。周。行。肢。體。有。疾。如。癰。疽。瘡。瘍。之。類。病。在一。肢。一。脰。而。周。身。之。血。脈。皆。阻。故。頗。望。鄰。境。之。安。教。馬。隊。戰。法。似。以。黑。龍。江。人。爲。宜。馬。隊。以。衝。突。爲。奇。尤。以。善。退。爲。奇。馬。隊。如。水。師。必。有。前。有。卻。乃。爲。妙。用。湘。營。馬。隊。能。進。不。能。退。退。則。群。然。色。駭。不。復。再。能。歸。伍。矣。

復李雨蒼 三月十三日

來示備悉。石逆騎、嶺脊、而窺虛寔。得勢、則思逞、失利、亦思竄也。豫州之捻四起。來此請三千兵。廷諭允之。而寔無可籌撥。吳翔岡曾致書招之。而所致之書未知到否。大致謂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左公必招致回湘。我亦不便爭也。鄖君之深微處。尙未晤談。難以臆斷。大抵兵事。另有一種人物。文而近史。武而近俠。皆非能兵。

者。湘旣日亟。貴營赴鄂之期。未忍速催。視大局。如秦越人之肥瘠。豈不肖所能出諸口耶。所示撫湘不可稍有輕重。足見心力。特不知意念所注。疑是何輕何重耶。尙乞詳悉示及。以證異地之心。

復李香雪太守 三月十五日

得書言鹽卡之事。甚中肯。陸路設卡。總難盡善。一語破的。足以知民之情偽矣。廩城之事。訪的再辦。下游湖口。尙可無虞。劉亡而普勝繼又敗。然敗兵尙有萬人。賊亦不過萬人。將無智畧。又無德性。又無氣識。奈何江西長官。度越尋凡。各將請添兵。無不應者。郤不管餉從何來。作撫臺不管餉。亦甚便宜。承詢湘中人來。頗怨左公。此天下古今之通病。昔年滌帥倡義。舉國非之。兩司且上詳請參。其時徐與陶爲藩臬也。四年後湖南無粵逆。惟廣東竄入三股。一股從茶陵竄江西。其時賴有王璞。山力與之抗。一抗再抗。仍不免竄往江西。吾湘官民之噴噴致怨者。尙有憾於王與左也。殆五年以後。全境無事。庸劣之官。得以安富尊榮。浮華之士。亦得以般樂怠傲。於是頑左者。有人頑滌帥者。亦有人怨詈者。固無識頌美者。亦非情也。弟於二月寄左公書。切囑其專意集兵。慎勿分

防。言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處處設備。即十萬兵。無尺寸之效。此意至精至切。左公手無斧柯。不過睨而視之耳。官與士安得不怨。不僅左公然也。昨見希庵戒其敬慎虛心。湖北不久有難。與皖交界者五百餘里。與豫交界者千二百里。與湘與豫章交界者又千有餘里。試思如此幅員。如此鄰舍。更從何處防起。一處有事。林翼之罪已不赦。古今人以任事爲最難。而世俗巧宦。動以兵事爲戒。蓋亦閱世之深。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迪庵血性剛烈。故一敗即以身殉。殉之良是也。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擰不如顧當前之大義。此迪庵之所以甘心無悔也。大抵爲人謀事。是世間苦境。謀人之軍尤難之難者也。平時不守正。怨固不免。平日守正。人莫誰。何兵事。有蹉跎。則怨謗。更多矣。七年之夏。常沛霖張祥泰已欣欣自得。此固世情之自然。小人之幸災樂禍。固不足怪也。近月多憂。壽山去後。惟仲然尙可深談。然憂不可憚也。有能合不能分之苦。天下安有一枝人馬。並會一處。以犯楚疆之笨賊哉。又辦事之才。取人之法。原無一定。有聖賢一路。有豪俠一路。立賢無方。古人所以不可幾。及弟之所患。仍是統將無人。希庵則能獨當一路。而他路。又將誰屬哉。周、絳、侯受命。卽請便。

宜。以梁委七國。其時漢景帝與竇太后屢詔救梁。而絳侯不奉詔。王翦破楚。非六十萬人。則不行。卽行亦堅壁以審機。唐太宗與宋金剛戰。以蓋世雄略。堅壁年餘。分兵抄其糧道。糧竭賊逃。一日夜追二百里。設此三事處。今日早已撤去矣。姑發梗概。以助高明。

致閻丹初 敬銘 農部

十六日

久聞志行。如飢如渴。始得之渭春。繼訪之午山。又證之以傳詩。而傾慕之誠。結於夢想矣。頃奉上諭。已蒙聖恩俞允。從此鄂中受福無窮。延望之殷。尙乞投袂而起。不我遐棄。新野衛公。是吾死友王槐軒所舉。去年卽欲同午山奏調而不果。弟不知衛公字號。尙乞老兄轉致愚忱。一同速駕。軍務地方。不拘一格。必軍務。乃能逾格。必地方。得人。軍務。乃能順手。此機當共鑒之。弟才力至劣。而好善之誠。殆過時人。如憐其愚。而教益之。則事猶可爲也。天下之患。不獨在盜賊。患在人心。不轉人才不出耳。人才隨時而生。患在人之不求耳。欲言不盡。聊抒梗概。敬質高明。

致湘鄉劉霞仙 三月二十七日

迪庸忠骨到家。聞先生始終條理。喪祭葬禮。均當其宜。葬地已定否。便中尙乞示之。以

釋懸注。三河之失。由分兵太多。攻堅太苦。精銳已損。瘡痍未復。承詢所以進兵之速。則雖有兩次進兵。援廬之旨。其時李鶴人新失廬州。勝克齋又新敗也。林翼祭文中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忍違君之語。又有四城既下。道無畱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之語中朝。雖據外間奏請爲言。而寔無期限。督責之意。勝帥奏乞作爲該處幫辦。奉旨之時。軍已覆矣。鄂事殆難言。澹村先生主持省垣。綱領其扶正氣而保善類。固無疵議。惟尙不肯獨任耳。希庵主持兵事。漸次整理。鄙人之愚。則覺軍中人才太少。志氣筋骨。殆即於暮氣矣。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平時一一稟承奉令。唯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儲才館主持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間當葺雪堂之基。以處之。提調無人。鑑衡不審。則濫竽者多。尊示養育裁成之論至精。夫人材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駢驥之偉俊矣。朱子云。是貞虎必有風。然則虎不嘯。非風之不從。

也。所愧。在此。所懼。在此。來示。又言。保境息民。理財養士。八字爲訓。頓兵已久。湘事定則此軍必應圖皖。當留三四千人爲鄂鎮。復仇雪恥。希庵與林翼之責也。林、翼負大罪而不出。若不於兵事稍盡力。其何以堪。當其聞警而出也。以迪庵義深情切。又經手未完者。不忍獨諉。於希庵一人耳。皖事苟完。我輩豈可再與於世事哉。正月奏調六人。已奉旨者四人。林聰羣。文忠季子。衛榮光。新鄉翰林。閻敬銘。朝邑人。張建基。曾任東湖知縣。尙有林汝舟。文忠長子。童械。四川翰林。奉諭召見。或仍發往鄂省也。訪係志節清嚴。兼明吏事者。平日均未識面也。希庵亦知其父母思念之意。并知其父母病。而又念軍事統轄無人。憂思無策。蓋此軍萬餘人。均稟命於希庵也。如蒙石泉鐵橋來鄂替代。希庵可暫歸。有寄楊朱二函。乞代求之爲荷。

復荆宜施道嚴渭春 四月初四日

團練之弊。公知之已深。故言之切。然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州縣苟師法子羽。子賤。以得人爲先。有兄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以下。官與士民。打成兩橛。所與處者。惟役耳。事奚由理。今日之事。當進君子之眞團。退小人之僞團。而

已。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拒擄掠。荆宜與鼎澧接壤之處。防不勝防。大要在嚴江防。以自守。斯爲先著。江防不誤。卽決裂亦不過南岸數縣耳。而根本不搖。應將水路要津。先期防查。則事前先有把握。斬黃以下水師尙富彭楊之心。謀楚頗忠。設有緩急。則可保其連檣直上。必無空虛之理。陸路爲莫山。太湖。荆橋。陳德園所牽綴。其置於空著。以備應活機者。惟上巴河一起。不滿六千人。如有緩急。亦可斟酌。陸路之險處要處。總處。凡幾處。須兵幾何人。此非周咨博訪。復沈思靜審。不能得其要也。檄州縣繪圖。特以戶工房之舊圖。塞責耳。公試豫思之。兵事決於臨機。而地勢審於平日。非尋常張皇幽渺可比。李與黃三清之請。如蒙恩允。則鄂之幸。特人微言輕功薄罪重。惕惕自恐。恐不當於中朝之望耳。笠西應否留楚。應否補足三班。候省中之信。林翼不能自發其端。昔年引用此公。頗排衆議。如六年石逆破走。排衆論而特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徂秋八年之冬。力遏宿松。亦稍有補寔。則豫謀於六年之夏季也。近日又有一志向。欲開湖北之風氣。爲自強之計。爲不甘爲人下之謀。而竊念餉糈不足。徘徊已三月之久矣。另件錄上。事尙未成。而此心殊拳拳矣。江陵搃災之案。地丁。

項下除舊緩七十四兩外八年報緩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兩零漕米在外是亦鮑令之續耳監令則舊緩一千餘捏緩八千一百四十一兩餘漕米在外情尤可惡蔭雲前信尙謂監利之冊籍已有成效吾斯未信不敢贅詞是公家之利故歷年以來無人傷心也若私家之田舍若此廬旅若此田主不焦憤致命者幾希藉曰事須漸進政貴有恒然而林翼於鄂亦已四年矣其所成就果無愧哉年復一年不可救藥林翼之愧恨當何如哉公其爲我切思之明示之課大旺大鋪一日差爲心慰湖南蓄百餘萬之餉湖北則月有所虧湖南之猛將勇士倦翮思歸者轂擊肩摩相望於道不下十萬人故一呼而雲集響應已四萬人湖北則千人二千人亦無可募曰貧曰弱安乎危乎公之心志不忘在昔他人之志然乎否乎

致羅澹村方伯

四月初三日

安陸士習民風錢糧詞訟積弊甲通省來示所言均是也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新息之兄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大器晚成可見君子愛人自有深意鄙見并

不。望。其。補。缺。升。官。也。唐。鶴。九。之。才。與。吳。公。同。調。心。力。均。果。銳。能。入。其。清。查。汚。陽。如。有。成。  
效。一。洗。積。弊。則。以。之。委。署。監。利。人。不。能。嫌。我。不。能。疑。若。猶。未。也。應。待。復。命。乞。公。查。詢。汚。  
陽。近。事。或。竟。以。手。函。詢。之。由。尊。處。速。卽。函。詢。均。可。行。也。舉。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  
名。核。寔。否。則。人。卽。無。言。而。我。心。先。愧。矣。來。示。以。近。月。同。通。州。縣。來。鄂。者。轂。擊。肩。摩。如。貧。  
家。食。指。日。繁。無。執。事。以。相。處。則。且。私。相。警。議。自。以。智。慮。麤。淺。懦。懦。致。慎。爲。謙。退。之。詞。此。  
時。指。省。者。均。以。湖。北。已。治。已。安。矣。欲。享。清。閒。之。福。以。遂。其。稻。梁。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  
怪。安。富。如。江。蘇。山。西。陝。西。四。川。指。捐。者。一。二。千。員。均。無。位。置。亦。無。差。委。任。其。去。來。則。可。  
耳。鄂。省。尙。有。見。長。官。之。一。日。如。江。蘇。四。川。山。西。則。有。不。得。見。者。三。年。矣。此。中。人。才。豈。可。  
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旅。進。旅。退。轉。致。勞。神。而。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  
理。久。之。則。浮。僞。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  
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乃。可。有。準。耳。至。於。地。方。委。用。我。輩。既。  
欲。稍。稍。補。救。於。斯。民。豈。可。再。避。嫌。怨。須。知。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  
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己。之。福。也。蓋。身。當。其。事。

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輩。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之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以林翼料事。如中堂之德大福厚。心無纖芥之私。必無後慮。老兄慟懇篤厚。秉心公正。亦必無嫌怨之慮。所不可知者林翼耳。林翼用  
人頗患束濕薪之過。氣粗智闊。百孔千瘡。然此公心尚在。尙可勉附於中堂。與老兄之末。此後更當綜核名寔。純一不二。苟其才也。雖疎必舉。苟其非人。雖親必斥。充類之盡。不過怨謗沸騰。放廢不用。昔年聞梁某公署蘇撫。嘆夷入江。梁公送客佯倒於宅門外。口流沫而目斜視。以此避死。姑蘇之人皆目笑之。厥後劉督在閩派商梁公避於江浙。纍纍如喪家之狗。又蘇藩司聯某於粵匪破鎮江時。效梁所爲而加甚焉。又昔年家居六年。見某撫與某藩在湘。凡可以徇人情而避怨謗者。無所不用其極。湘中之吏治頽廢。不可救藥。而亦禍逮其身。然則守柳下之直道。必愈乎梁公之僞疾以求退矣。若陸費。若萬之貽害地方。又不如任怨之尙可盡此心矣。且世間那有恩怨哉。官事如浮雲。蒼狗。媚人惟人所誚。昔漢平陽侯願以齊之獄市爲寄。我輩亦當如是。苟其中無私毫之欲。則綜核者盡。一時之力而已矣。處此時艱。豈容更萌他念。公其毅然行之而毋。

疑。書詞汗漫。傷時駭俗。幸閱後屏之秘之。

致左季丈 己未四月十二日

得初三日書。又將十日矣。軍情何似。焦憤日深。不肖之志。尙欲以力助湘。而謀尙未成。志亦不申。不敢告也。公之於時事。蓋可謂才然林翼。視之尙未盡其用。有德有寵。無位。無民。其何以濟。間公者湘人。非鄂人也。此沛公司馬之類也。何足介意。此等事。何足一囁一哂哉。惟是籌筆勤苦。中懷拂逆。恐身其瘡矣。湖南軍事。賊勢已代草會奏。既以預防上游。而又與前言相合。近日衡永寶情形。穩固否。昔絳侯之破七國。堅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詔。故曰。亞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剛亦堅壁年餘。俟其糧盡。遁走。則一日夜追勦二百餘里。秦王非天錫智勇者哉。設今人當之。則議其怯矣。天下絕少知畧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知畧爲上。地理以釋今爲考証。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此書秋前可成。冬春當可刊板以行也。印渠何如。將中應注意於此人。

致牙釐文案案糧臺諸君

四月十四日

據副右營逃出之敗勇孫姓供。四眼狗於鶴營降後。破勝帥之營。勝帥本是大敗乃轉以捷聞方告急求援於朝狗即夜馳往江浦矣又卽夜馳往江浦。不能逞志。賊約六七萬人。官軍亦有數十營壘。嚴守不戰。前憑江流。復阻沮澤。賊亦不能越也。狗偷渡金陵。以金陵求援。日急。每人日米四兩。

每禮拜錢八文。數日後。狗仍渡江。欲卽往六合。如六合不敗。則金陵可破。計零星接濟。必不能多。湖南之局。終爲鄂患。力不足也。昨日之奏稿三件。抄上。祈錄一分。備諸公異日之張本。諸君子須勉自愛。鄙人欲以此事傳一二。替手久矣。香雪不必說。少村異日何如。閱後仍還之。候中堂繕發後。抄行各處。并寄滌帥也。又湖北存庫之錢不佳。須轉移於無形。每月領一萬串。仍限二月三月。將釐局錢之佳者繳還。應請少固香雪文若經手。則無弊。而於異日之緩急。仍有可恃。凡商民不可使之疑。錢價貴時。出庫錢萬串。以便民。若以庫錢取用。於有警變之時。商民未習貫索。未勻。則不免疑阻矣。此莊子所以致慨。於朝暮賦租也。又利國之要。尙須鑄錢。如購銅器。設局於武漢之市。大約千錢可得十餘斤之銅器。其根本在此加白鉛三成。并加以火工之雜費。其利害得失在此如千錢所購之銅器。自廢改成。以雍正康熙錢式爲定。仍可得千錢。而贏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

卽千錢購器僅能鑄成千錢尙是中利千錢購器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利在  
權操於國不操於私鑄之奸民而商民之隱受其利者無窮也均當勉行諸君子公商  
審處若用蔭雲所用之人仍無當也此事若苦心思之寔力行之楚民可富富在民不  
在官民富乃官富也若今日之官長則必以大錢之欺民者爲利豈知勾本爲利卽縮  
本亦爲利哉吁此事應商之方伯方伯與鄂人非言利之人然方伯於國計民生之受  
益處必毅然行之但恐我之委託非人則無如何耳購銅器之事少固兄爲之必得其  
寔鑄事則望香雪文若思議之若此計不行錢必日見其小民必日見其窮不可不知  
其錢貴銀賤猶其淺顯者耳速卽周咨博訪以窮其變沈思妄議以折其中梅村所著  
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亦視諸公之天分何  
如志氣何如又凡可以利國利民俗人所疑而志士所獨任者不妨集思以益我凡奇  
謀至計總在平寔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易愈廣大而精微也又富國之道總須  
先從利民著議乃有根本乃有歸宿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  
自剝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飢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不可不知華元付以銀四

十兩招降札文一道前往矣。此等事亦可備一格。而不可專恃此也。

致官秀峯揆帥

五月初六日

連日心憂賊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前已分枝竄寶慶、武岡矣。近乃舍祁陽而以大股盡竄邵陽、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旣以綴永衡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寶、武。計亦狡矣。查資水發源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薈之所。又聞賊蹤已至淇江。則踞沅水之上流。河濱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常德。必造船礮以瞰洞庭。而洞庭之險必失。然此猶近患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卽如此。以湖北湖南之力。尙可掃除一二。卽不然。禁遏之使不能東下。其禍亦輕也。愚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逞。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

蜀方舟而下。以出扞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獨此爲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面亦無攔阻。從後路追之。是送賊入蜀也。南撫固無此意。而將帥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爲幸事。謂不欲以鄰國爲壑。特大言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險。此湖北切要之大政。亦老成忠盡之遠謀。惟水師守險。自上勦下。則事半而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力勞。何也。盛漲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浪夏漲以圖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駐陸師。乃有依賴之勢。楚師能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遣將出境。譬如遺女歸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歸我。主張設遇。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徽焦湖之失。費寇兵而張賊勢。均係可慮之事也。且縱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况賊入蜀。則國家歲少二百萬之入欵。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欵。兵興已十年矣。何堪再煩聖主之焦念哉。即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稅。亦軍餉所攸關也。蜀之不利。鄂庸獨利乎。是必應代蜀爲謀。已無疑義矣。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

不寐竊思一策。敢獻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景德鎮不過萬人。嬰堅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廿萬人。若請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守九江。卽異日金陵大股。因飢分竄上游。金陵兵多。尙可回勦。其禍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湖南有鄰省遠隔鞭長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呼應不靈之苦。查現在江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曾滌帥舊部。若密奏請旨飭曾滌帥酌帶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土風民風已隱然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夔可繞在賊之前面。用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頗避滌帥之兵。去年滌帥欲到浙江。而石逆入閩。滌帥欲謂閩而石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隱情矣。一也。滌帥創造水師。水師將備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滌帥前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卽虞餉竭。致呼救於司農。以增主上之憂。三也。滌帥忠寔。久在聖明賞鑒之中。其事上處友全憑一誠。即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滌帥之感激非常。并無絲毫意氣。可見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中朝必見採納。四也。四

川新督。外强中乾。色厲內荏。於軍務尤不相宜。其調蜀而又來京者。嫌於曠夷之欲撤。其人而寔則知其不可用也。且聖意必不令往蜀。前次派往粵東。雅步從容。無心國事。此番到蜀。貽害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外省情形。格闈不通。以滌帥督師。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可漸飢。皖北之賊。鄂人任之。惟捻匪之禍。甚大。招降之禍。必有奇變。滌帥欲請馬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尙不如長江。勢力之大。且中朝尙有人能勦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失蜀。則急切無人能了此賊。中朝亦未必卽動禁旅。是失蜀。則禍大保蜀。則福大。六也。滌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請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奏中切寔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爲國家之益。大功也。薦賢不必受賞。隱德必及子孫。八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銜雙銜專銜夾片。或用清字專銜。另摺以寔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并申明該侍郎本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縉不匱。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爲國宰輔。爲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非中堂不敢進言。林翼幼年。即見

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原山先生之心術德量。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替人文毅深以爲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寔有大功於國家。卽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爲忠愛之言。如竟愈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矣。或疑賊必全竄江西。江西必不支。夫江西不支。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則楚與秦均不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卽密傳滬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蕙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得總督爲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擇酌度。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接奉惠函。具悉一是。小宛增註。有慨乎其言之。當亦詩中應有之義。欲以補鄭箋之所未備耳。大抵猾吏奸胥。剝民膏血。固較桑扈竊脂爲尤甚。此輩行爲不顧名義。其狡詐百端。足以蔽上官之耳目。而時慮其操術之未工。其險狠殘酷。流毒無窮。吮民之利。如云不克。卽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貪心猶未有厭所在。皆是不能盡殺。卽殺之。而前蠹。

旣去後蠹又生惟設法籍制之去其爪牙使無橫噬則亦供奔走之人耳非虎狼也襄陽鄖陽胥吏之弊尤熾乞與午山香圃力除此弊以蘇民困矜孤寡而平岸獄使輿情畢達怨毒全清求治之道莫捷於此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卽不免於率獸以食人尙何能與民分憂耶啟李兩太守均能愛民者惟以時董戒之嚴飭各屬加意防閑是爲至要棗陽謝開基一犯仍懇飭各屬留心捕緝多方密拿期於必獲也。

致兩司

六月二十五日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謹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寔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

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  
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又。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寔。則。無。一。事。真。照  
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  
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  
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致嚴渭春廉訪

七月十二日

諸葛大名。經聖人改定而名益彰。恩寵之渥。近時無二。所願益厲。前猷克勤。遠略以答天心。而副名寔。滌帥入蜀之議。以爲是者半。以爲非者半。張小浦乞留矣。湖南旣捷。荆益皆响。自樂。以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後命何如。未可知也。如聖意堅定。竟如前旨。則保蜀境以保西南。兼寔京餉。其功勳所及。殆可爲國家謀。三五十年太平之大政。其德氣根基。不同流俗。固近年難得之好手也。中樞之大人。見不及此。只看聖心之獨斷。何如耳。此事亦關數省之福。命不可强也。若以刻下兵事而論。則張兩翼以蔽江表。豈非我所私願。前議爲天下之大局。欲治蜀以保全秦晉荆襄也。非僅畏石達開。而不得不。

藉此措詞耳。

致錢萍矼典試 八月初一日

初一日漢陽令專遞二十六日手書敬承一切寶慶上月解圍後十六日夜間盡數南竄服嶺以南殆其旰食而長沙尤苦邊防之未已也鄂蜀上游暫緩須臾滌帥旣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爲主人翁所嗔也刻下情形荆宜鼎澧尙無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即合力謀皖中無一片乾淨土無尺寸完膚勝帥滿胸忌刻其志欲統天下之人其才則寔不能統一人其在皖中每戰必敗每敗必以捷聞故中朝尙催其進兵而不知其創敗之寔際卽再遲三五年亦必無成功也翁祖庚仁而不武退壽州後賊亦跟蹤進犯鱸橋壽州易守三面阻水一面拒賊如得鄉民之寔任戰事一二千人亦尙可固守不失倘能及時汰弱兵去浮費積米穀貯軍火姑作不輩不鳴之人尙不失爲中策水道之大綱以江淮河漢爲最要正陽爲淮水之中流砥柱壽州又正陽關之屏藩也翁祖庚初退壽州之時卽囑其堅守不戰蟄伏忍耐以待時祖庚已心肯之陸續濟以軍餉火藥或猶可支也若以弱兵飢卒強與悍

賊挑戰。則必敗矣。鄂之謀。皖不能不竭力引爲已任。蓋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戶庭之外。盡是盜賊窟穴。是不謀。皖即不能保。鄂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林翼等積年戎帳。精力已頽。若再遲延一二年。英華銷歇。卽再欲鞭策。而亦無能爲役。匪僅林翼也。如楊厚庵年只三十八歲。李希庵年三十七歲。然而頭童齒豁。狀如五六十歲老翁。又如曾滌公年甫五十。長於林翼一二歲。其精力殆兼一世人。近亦稍稍衰矣。前此皖事之決裂。與鄂中謀。皖之遷延。則以地勢。賊勢之未審也。以數千人深入。顧此失彼。旋起旋踏。官軍注意於前。賊勢包襲其後。枝枝節節。迄無成功。自非大力包舉。一氣呵成。不可擬以四五萬人分四路進搗。四五萬人專指陸師  
水師尚不在其內 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旣已月謀三十萬之餉。若得秦晉蜀三省忠心效力。專濟滌帥。月各三萬兩。則一年之內。皖江南北。必有成效。否則相持十年。亦無進境。且弟等不假兵符。不求專對。所求者。於事有濟耳。且不貪金陵之功。只期皖北之安慶、廬州、巢縣與蕪湖。得手。則駐軍二百里之外。而金陵不攻。自破了。卻江表一事。便可小作結束。爲山水雲霞之人。無他求也。天心久欲鄂人東下。前奏讓賢。乃先天而天不違也。有三事歸朝之日。可請質於聖人者。一勝帥難任事。其

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徒亂人意耳。自降於賊。而美其名曰。賊降。蓋其一生本領以熊文燦爲祖師。而昏懦剛愎。又過之矣。尤乞楚軍不受彼節制。則楚軍或可成功。一乞部臣堅意主持。嚴催秦晉蜀三省。月助滻公專餉各三萬兩。則滻功可成。鄂力可紓。一楚軍征皖。不須另假兵符。揆帥寬仁敦大。近時所獨出。寔可遙總兵事。不至我軍掣肘。若易以他人。則不能如此之脗合無間也。又林翼精力已頽。夏令輒不寐。前此舉賢自代。其人誠摯專一。必能盡心力於吏事餉事。初八日出奏。十五日奉硃批另有旨。又準片開奉旨將原摺暫存本處。澹村八月初二日入對。計近日恩命已在途矣。九月澹村到鄂。即可及時進皖。或疑辭鄂得皖。以皖之翁。現與蔣壩之勝相構也。殊不知鄂可辭。則皖亦可辭。使不辭鄂。則皖乃益不可辭。前摺明言羅某治兵尙非所長。則欲以免其夜郎之行也。欲救己罪。則誤於遲。或可稍救良友。使之盡力鄂事。駕輕就熟。庶以補軍餉之萬一平。闡後或能在省垣奉謁。或旌節戒途之日。在瀘口館次奉謁。引領西望。如飢渴。賊圍鑪橋。壽州告急。近月兵事尙難逆覩也。

致莊蕙生方伯嚴渭春廉訪

九月十一日

夏令苦熱。久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感。昨兩日馳至巴河。微肄手足之勞耳。前接來書。遲遲未復。此時外省人及局外人尙未悉籌餉之苦。亦不通觀大局。且不知鄂中兵事。餉事較五六兩年加至五倍。較七年加四倍。較八年亦加三倍也。去冬到營深恐軍心過憤。復仇太急。如漢代號亭之故轍。今則一年矣。若天下秉禮之士。尙義之人。責我以忘仇忍恥。林翼其何以自立。故欲託老兄以餉事。並不願渭春留滯道上。尤不願其歸秦中省墓也。爲皖計。爲鄂計。須將巢湖以南之州縣克復。然後并力規畫巢湖之北。及淝上各州縣。則用志不紛。乃妙於用。蓋巢湖之界限。亦頗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饒廣南昌九江也。假如賊伺武昌。繞道南昌上游。乃可轉入武昌九江之地。其勢固甚難。巢湖以南之宿松、太湖、望江、懷寧、桐城、英山、霍山、潛山。漸次規取。後并力於廬江。乃以重兵屯於桐舒六安。以規廬州。則巢湖以南十州縣。乃可守而不失。蓋以水師入巢湖巡防。則陸兵可省。而遂得以專力於淝上。淝以東尙可緩圖。巢湖以南必須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即行軍自然之次第。去年舍廬江不謀。舍桐城不守。所謂自貽伊戚。也是當痛戒。并望老兄博咨以益我。弟寔願虛心以受教也。滌帥之軍約九千人。

若調到張蕭。則萬五千人。兵行增而餉日竭。若再徘徊觀望。是終無謀晚之日。蓋持久太過。不僅兵將氣怯。亦恐他省另有兵事。徒亂人意耳。反兵之義。希庵之血淚未乾。固已義憤填胸。不待迫促。卽下劣如林翼者。負大罪以出。株守寔所不安。似不煩中朝之催督。而中心已皇皇矣。沅圃九月中旬可到。滌帥似宜由石牌以規安慶。援賊大股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在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陲。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匯。俟安慶得手。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即以桐城爲老營。糧臺津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留防運道。惟目下之石牌一軍最便。滌帥可九月杪進駐於此。運道分四層。滌帥一軍循石牌最易。多鮑居第二層。較難。林翼居第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力勞。是爲更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從商固採辦轉運尤難。之又難者也。此又另有所費。不在口糧之內。滌帥昨咨以三萬之外。月加三萬。飢則同飢。飽則同飽。我輩不容歧視也。城工武職成鳳均可用。如須添員。則薇柏二臺密訪公議。

忻通判未可遠調。余會亭初六日已進英山霍山交界之大楓樹嶺。此爲總路。不可不防。部下三千餘人。或可戰守。霍山現無多賊。久必大至。石牌乃乘驪龍之睡而探取其珠。已派唐蔣六千四百人。或守石牌。或并太湖。請多自酌。多是功名之士。驍果之人。處置各將頗費心力。若輩總不脫一矜字也。希庵之兵十月可到。滌帥之弟若到在先。則希庵本人遲到亦不妨。愚意希庵一軍俟援賊有變症。然後乘其機而破之。譬之南塘矛法。須先讓對手打一下。然後應之。此理至微妙。我兄以爲何如。縷縷奉復。乞精思博訪。明以教我。

復松滋縣汪省吾 九年九月十四日

書中所論書差廉恥。欲感以誠。行寬之寔。張嚴之聲。弟則謂嚴與寬皆屬外面。而明字乃是正面。不明則寬。固失之嚴。亦未足爲得也。國賦征供。原有定額。不能爲貧民加。亦不能爲富民減。况薄歛新章。無非以閭閻易竭之脂膏。特爲藏富於民起見。視前此加徵積弊。減去大半。若違道干譽。卽概行蠲免。仍未足以養欲而給求矣。當此軍餉浩繁。國用支絀。以是區區者勉力奉公。亦屬分所應爾。是義也。非利也。不可不切寔思之。至

於灾緩一事。不能不竭意認真。足下欲軫念窮簷。定當核寔辦理。惟求其是。求其寔。并漸次有增無減。以求二二年之後。力復正額。是爲至囑。提工土費。使民自衛其身家。加札嚴示。事屬可行。惟收費必交存。正紳管理。官吏不染指。使出錢者曉然於官之爲民。非爲己。當無不踴躍輸將也。農間水退。擇地培修。寔用寔銷。與爲經紀。使水潦有備。民無流離。汙萊既墾。地力可盡。澤國生靈。群利賴之。行飢溺之志。倣遊惰之風。除盜賊而安善良。平爭訟而敦戚睦。皆在賢宰之寔力寔心。從容報最耳。

致錢萍矼典試

十月二十九日

公才智冠世。出而任疆事。可活百姓以救時。特恐志不得申耳。豫州牧頗闇弱。今冬捻匪。尙不過據掠而去。年復一年。羽翼漸成。則獵子亦解噬人將不可復制矣。卓如移蜀。竹厔撫秦。午橋握篆。均近事之差可人意者。以皖事論。午橋得握寸柄。翁祖庚當不至飢餓而死。惟午橋必再向鄂中索兵。橘不踰淮。遷地勿良。殊以爲苦耳。移營蘄水邊界。尙無寔濟。金陵安慶。均可圖。特恐是敷衍之局。爲將帥增凌烟之色。而於公家之事。均無絲毫之補。兼恐朝堂大老。封疆大吏。因此而驕泰。自是正煩聖慮耳。愚拙如林翼。何

敢言事。以老兄之垂愛逾恒。增發狂言。太湖近月約可克復。滌帥已往黃梅。如不須林翼前往。更覺省事。其張家塝等處。林翼仍須兼顧也。毛賊之在皖江南北者。除四眼狗尙堪戰陣外。賊中驍果亦頗乏人所慮者。安史滅而禍更烈於安史也。

致曾滌帥三首

己未十一月十五日

麾下移駐宿松。足寒賊膽。不分兵以待變。而急起以應之。自是勝算。太湖爲城賊所牽綴。林翼爲天堂所牽綴。葉介唐十三日來稟。賊已四路紛乘。余丁尙無告急之信。未知力量何如此處。有失則英斬處處皆警。尊意以金逸亭九營調赴張家塝。已札行矣。德意甚深微。惟石頭嘴又嫌遠耳。鮑之本生父母久故。臨大敵而請退。人或笑之矣。多以勢均權分。再三爲告。而寔亦苦調度不靈也。如何補救。以免危機。寔苦無策。之純恐異日難於合併。蓋爲城賊所牽綴。不能自由。且恐賊由潛山山內山外橫截太湖之後。希庵未到。林翼不能進兵。而英霍之間必有一路二路牽我兵勢。太湖兵力應專打援賊。卽放走城賊。亦甚無妨。援賊破則所得不止。太湖援賊得逞。則即得太湖。猶獲石田也。乞鈞函告之。蔣唐鮑爲荷。多料賊情。其機智過人。顧全大局委婉以救天下之命。皆我。

輩事也。一切機宜求丈指示。鄖兵尙擬撥援。乞緩期赴調。又丈駐宿松不分兵。是得體要。合機宜。卽不必再有疑慮。惟援賊大股將至。應商要事。具陳於後。一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七年八年以前。多鮑有都公主之。故能戰。今年鮑已寔爲總兵。多已寔爲副都統。一請省親。一言傷發。情狀不和。已可想見。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衆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州一役。林翼曾奏言。兵事喜一而惡二三。江忠烈曾奏以兵事宜少用提鎮。多禮堂之爲人。意忌情深。忮心尤勝。然臨陣機智過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統奉旨。總統前敵。再四以權分勢。均爲言不可。不專牘委任將鮑。唐總歸其節制。調遣否則。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決裂。不可收拾之狀。克已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如因此而鮑請退。則留其兵與多。一太湖之兵。不爲不多。然爲城賊所牽綴。雖多猶寡也。兵有牽綴之勢。與特立獨行。四無牽顧之勢者。大不相同。設援賊乘我官軍內外有受敵之勢矣。石逆專伺寶慶。兵力非不多也。而竟爲希庵所破。鄙見以注重援賊爲上策。一多禮堂料賊勢不從太湖正面而來。必循潛山山僻而來。乘我之虛。兵機似爲不謬。一希庵之爲人。別是天地間一種剛烈性情。

世人以官派處之必誤。以富貴功名人視之則視若腐鼠。林翼誠求之或尙念我苦心。一賊步步爲營。以禦馬隊之衝突。其必循山徑僻處亦爲此。若待其壘成二三日便無法可擊。應請函囑鮑唐爲是。一林翼處只賸三營。屢蒙垂念。已遵奉盛意。調逸亭暫來。逸亭屢言力單。非合併之純則難言戰。而天堂九營及石頭嘴七營孤懸。心以爲危。如之純會合乃妙也。然亦必俟賊情畢露。乃可言戰。以上敬乞鈞度裁示。明以教之。十六日專函奉請指示。據各路官紳士民延訪之詞。賊勢若趨安慶不足畏。若從小池驛、循潛山之羅溪河王家牌樓高橫嶺一帶。則負山爲險。爲潛山天堂之東南爲太湖之西北中間百餘里。此路梗塞。異日進兵爲難。太湖之兵腹背受敵。天堂之兵亦難得力。日前多禮堂言宜爭小池驛。卽爲此也。此百餘里之中。如何彌縫不失之法。敬乞籌度教示。又賊必分三路而來。一小池驛。一天堂。一英霍也。據林翼之愚見。小池驛應聽多自籌畫。而賊之來路如何。俟有確信。林翼須駐柳林河也。又烏向不和致誤。永安鄭秦不和致誤桐城。今日之事以申多抑鮑唐爲上策。乞決定示之。此天下安危大計。林翼非僅屈己以伸人也。

致曾滌帥 十七日

七千人之請。九頓首而出。丈必憐此包胥也。得潛山山內之天堂。與潛山山外附近之要道。寔拊援賊之背。而扼其吭。除却潛山城外十五里驛路與天堂山內一路即十萬賊來無隙可入太湖地界此二枝兵可管三五百里之要非扼其吭而何。天堂得手賊如上趨則以萬人出龍井關搗青草塢之虛非拊其背而何。

官渡擢袁虎牢擒竇智計亦不過如是。而太湖內數百里無

隙可乘。舍小圍而謀大圍也。幸採納決行。且所言不得過今日。今日已三請矣。明日仍如此法行。賊首當趨英霍一路。舒公與林翼尙有步兵八千人。合金曾吳及撫標三營。

以張家榜在內地。不須兵也。賊不至太湖。不得過潛山。不得過天堂。則千穩萬當。馬兵千人。或尙不至決裂。再俟到英山沈思審處。丈如疑林翼之謀爲非。則太湖步兵必被圍。馬隊於攻壘攻城。非所宜。以漸而致困。一二戰不勝。彼之衝突。是所長矣。將有自顧其身。不顧大局之一日。仍以大禍貽丈。補救彼時。乃倍艱難耳。如賊勢大股全趨英霍。之純在天堂。尙可援我。湘軍是一氣。卽改撥二三營交幹臣與逸亭。均投機也。唐義渠不宜株守石牌。只可留七營爲守禦。而仍挑四營歸多。以備援賊。多一營。卽備多一路。打援賊。則兵愈多而愈妙也。總之破援賊。則可得五六城。爲援賊所圍。非三河之失。卽

寶慶之署。得太湖。仍當棄之。況未得耶。求丈鈞度決計。丈帥府宜在宿松城中。萬不可移。

致曾滌帥 十九日

十七日林翼之議。如有不是。尙乞鈞定。林翼聞之希庵屢言及七年八年各路之戰事。蓋狗賊之善圍官軍。是其長技。鮑春霆七年血戰薏生寺。六營一統將僅餘一二人。尙在其餘非捐軀即成廢。世間忠勇。固推第一。然待其壘成。以圖之。寔大吃虧之事。故林翼之愚。總思以打援賊爲先。著不欲使其内外受敵也。應商事宜。今日仍專函往商蔣唐鮑多條陳於後。尙求鈞酌。一唐義渠不願駐石牌。以替代多之四營。且言如欲必派往。須帶全軍。應如何準行之處。林翼亦不敢執成見。一鮑春霆六成擊援賊。四成守舊壘。亦可行。但六成擊援賊。更須他軍大力相維。否則軍弱。乞鈞定。一之純不入天堂亦可。天堂尙未十分告急。余丁九營亦尙可恃。英霍商固如不萬分緊迫。苟可以金逸亭支持。亦決不紛紛徵調也。一宿松各營。只苦無統耳。兵將則均樸實。卽他處強兵。亦不過如此。仍乞鈞見再酌。能撥數千人。則抽去之。純春霆之六成打援賊。更穩矣。一禮堂。

之深處。丈諭至精。默而存之爲是。唐鮑於打援賊後。均可獨當一面。另有所思。兩處也。

之純則亦不可羈。一事權之意虛。且暫局也。專責成之意寔否。則馬隊不救步兵。畢竟。是步兵苦耳。丈旨林翼萬不敢違。然此事竟未能恪遵。不失中有苦心也。總之打援賊必須精兵萬人。騎兵千人似須於城外稍遠。以免内外夾攻之苦。四五日定計。則一成不變矣。林翼性躁愧甚。然躁於先。尚可彌縫。萬一到六日復即當靜默不言矣。

致曾滌帥 二十日

得賜示。以十七日所議。不甚妥洽。十九日又一件。計復諭已在途。蔣多仍主前十七日說。鮑亦有二十五日拔營新倉之說。均復十七日之議。而十九日之議。明日必到。到時再以尊意六成禦援賊。四成遏城賊。蔣赴天堂。多爲游擊之議。再行奉商。林翼私計亦難固執。惟以遠勦。則不穩。內外受敵。又不穩。鰐鮀過計。殊無把握。如潛山之王家牌樓。高橫嶺羅溪河一帶爲援賊捷徑。則陳德園亦於太湖後路。微有關鑿。英霍一帶。異日亦必有警動。舍陳德園不顧。則恐此心之非。舍英霍不顧。則與奏定章程不合。此事尙乞鈞示裁決。賜復遵行。至蔣赴天堂在內。則有天堂之余丁九營在外。則高橫嶺恐非

四千孤軍所能獨支耳。尙乞鈞奪。總求抽重兵以制援賊而附城逼近城根之壘不爲城賊所襲。乃爲上計。至一靜一動或遠或近。林翼本無固見。亦無把握也。統求鈞裁。指示四將。此三四日尙可細商。過此當靜以俟之。忍以持之耳。

致曾滌帥 十二月初三日

初一日。匆匆奉復大概情形。林翼連日反覆思議。謹將愚慮所及者。開列於右。援賊未至。且仍舊章。不動不變。卽小有罅漏。亦尙無妨。若派隊接糧。則洪山石嘴相沿已兩年矣。或尙無礙。援賊果至。以訓營、霆營專守西北隅。并力以固楚疆。以多禮堂蔣之純專辦援賊。此爲定計。不必更易。蔣之營伍。固湘軍之尤精者。八營獨自支撑。尙可稍稍自立。況益以突騎一千二百耶。蔣公本與多公相合。前此指派訓霆各營。終日紛紛。迄無定局。近日多公專指蔣軍。不及訓霆。則蔣公必無異說。蔣公八營俟果有賊至。先二日歸。并多處亦不過石牌新倉一路。卽遵來諭。不必先圖潛山。來諭索性大弛一節。恐各營不從。霆營尤難應命。太湖四軍不必兼顧天堂。應如尊諭。當謹守不失。霆營俟有援賊大至。先二日移蔣之舊壘。不致腹背受敵。則霆營可保全。此時亦仍不動圍城之難。

和張以六萬人而七年不見功禍且遍及各省石逆以十餘萬人七十日之久而爲湘軍所破蓋面向堅城志有所伺則不能顧其後與其旁情見勢絀無一而可此李左車所以教戒淮陰也然非援賊的寔上犯亦不必弛圍季公二十四日來書濬川已到湘潭催令速來濬川到則策應第二路必能大捷目下機宜林翼均是鯤鯢過計只在援賊果至之後必求連掉靈活注重援賊正煩鈞慮耳援賊之頭目不授首則半年一小警一年一大警吳不得安楚亦不得安翁祖庚及霍山令羽書請兵到霍山兵到霍山舒城必震天堂亦穩且皖民延頸西望林翼甚愧於心而速進則嫌不甚妥請酌示機宜湘軍無將若待希庵非一年半不可期必只可以金代領之而助以事文與吳廷華何如此間之事似是一氣曾卓如兩次奏報請鄂兵千人湘兵二千人如因叙州土匪則可不必若石逆由荔波竄蜀道則非水陸二萬餘人不能救也三千人只可嘗賊無寔濟於蜀林翼定計初六日移營英山與金曾吳合辦一事以守前議。

復曾滌帥 十七日

奉手諭深以太湖調撥爲駭異林翼原議以多蔣備勦援賊以唐鮑專制城賊而固楚

疆多君與蔣君十五日商定忽以霆營一并前往小池驛十六日得霆營信恐已無及矣至尊意欲留霍山各軍暫止不進查霍山各軍只可勉強兼顧天堂擬留金逸亭十二營暫駐柳林河俟天霽則進青田畈東界嶺等處距天堂僅八十里距霍山城百里以外如天堂有警由青田畈派五六成隊打行仗仍以青田畈爲老營至曾吳七營聞已冒風雨前進黑石渡恐止之不及事丈尙待二十一二十二日始進事丈言七營至黑石渡正月杪會合不遲黑石渡雄據一面控制三面阻水負山萬全無害鄙意或不必強之使止致駭軍心多君此番調度閱春霆信亦是強使從令也惟如此舉動賊必變計不折而北趨必不久覓太湖各軍索戰第二路戰事稍鬆矣至二郎河陳德園似尙無慮林翼只此兵力天堂所分是侵第二路之界限蔣之八營亦是第三路第四路之兵而改入第二路者也然天堂後路仍必兼顧尊處尙待蕭軍蕭軍一年來每苦行役太勞赴難甚勇而又不能應機中節太湖西北尙乞鈞度救全風雪荒寒我不得進賊亦不得進也尙乞寬釋自衛介唐之得士民心亦近年所獨見也潛士到營長跪不起痛哭不止林翼不得已允其暫留五月介唐之居爲天堂介唐之遇如地獄非介唐

之利而爲此也。此等事只看有利心無利心。林翼非小人之恥爲小人一軍深入不得不徇十萬生靈之請而強作五月之留且余軍何可孤懸恐前勞付之流水而又貽後日之深憂也。

致曾滌帥 二十二日

連日得分兵喜報。巨躍三百幕中之客。無不欽感。如龍馬上山。舞蹈歡喜。今年林翼負疚在心。然聞寶慶之捷。是一幸事。聞宿松分兵。又是一幸事。細察賊氣。尙弱。如果戮力一番。可一鼓成擒也。天堂已無後顧之虞。逸亭十一營二十四日啟行。由天堂之背草山而行。擬駐於青田畈東界嶺等處。距包家河不過三十里。距天堂不過八十里。如竟高興。挾行帳以六成隊。會同天堂九營。從背打出。未始非用兵之奇著也。舒公馬隊二十五回。從流波磧進發。流波磧距黑石渡四十五里。吳幹臣尙不單弱。太湖鮑軍援動後。蔣駐其壘中。以四營力禦城賊。寔屬可嘉。林翼已放心。千萬不怕矣。林翼私心所對。不過者事丈耳。欲以陳德園。捍蔽楚疆。而松子關所調急切未到。容另撥籌。大勢則各路似屬穩妥。非仁慈大德不至此。富鄭公曾言。范六丈真聖人也。吾亦云然。蕭軍如必

欲調入皖中。則須執奏堅請。左公處。林翼已函致之矣。此番潛太似。有捷機所宜深籌者。樅陽鎮廬江縣與舒桐耳。以局勢論。非蕭軍并力。則皇礙尙多。乞丈酌之。

致鮑總戎

庚申正月初十日

密啟者。如力寔不能支。尙欲全軍以待大舉。救得人才。不怕賊子不。死於老弟之手。此事暫不可宣。萬一到緊急。無可如何之時。則新倉荆橋均是退步。有過兄一人任之。兄爲管理軍事之人。以保全軍旅爲主。斷不忍謾過於人也。山內之軍。初九日可齊。不知密約何日耳。

復曾滌帥

十二日

昨日尙不以蔣說爲然。而深以鮑軍爲念。夜間得唐鮑來信。餉道尙通。即夜躍起。以朱希、廣、趙、克、彰至羅溪河並益。以楊得武矣。均於十四、十五日可到。防舒公不甚明白。而郤樸勇林翼。若到羅溪河駐紮。則距太湖高橫嶺。均只數十里。惟此間是天堂霍山轉運之要道。借蘭溪水次牌運。以省夫力。而日役英霍民夫。每名日給八十文。限一日四十里。百姓踴躍萬人。同命大營文案。轉運聽差隨員應仍駐於此。而自帶行帳。并酌帶

親兵數百人。前往羅溪河寔爲要。著林翼現只二營以大半留此。以數百人隨行。若留駐界牌石。又分兵力且羅溪河本無領將。不可必得。又思其次。莫如林翼矣。

復浙撫羅淡村中丞

十五日

得賜書。敬承所訓。金陵以長濠困賊。張三面之網。而江面不知措意。江北尤虛。賊之掉尾游行也。視若異域。將自困矣。焉能困人。蘇杭腹地之防。誠不得不早爲之備。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眞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陳都司英。不勝帶勇之任。接籲門中丞初七日來信。已就近札止。虛擲千金。尙無害也。李鎮廷欽弟。亦素不相識。滌帥甚不以爲然。昨於函中示意。另抄呈閱。愛我如公。不敢不告。公之待我至誠。弟有所聞。卽應盡情上陳。若有懸情。恐負盛德。譬之葵藿之傾。葑菲之採。惟祈鑒察而斟酌之。韋志俊獻城歸順。復陷於同室之戈。張小浦京堂。有意養成此軍。然必須棄多就少。汰弱留強。與之整頓營規。責以立功自效。或可稍資得力。大抵將官流病。一失之驕。一失之怯。驕尙可制。

怯不可爲。要皆矜惰虛浮之氣。有以中之故。抉擇不可不慎也。此間山內萬人。於初十、十一兩日分抵潛山之仰天庵。高橫嶺兩處。紮營十一日。該逆緣崖而上。近撲我軍。金逸亭觀察堅忍持之。奮迅出之。遂獲大捷。余參將復橫出抄擊。并力夾攻。破其巨壘。斬馘三千。小池驛霆營被賊三面圍攻。兩旬有餘。唐多蔣各軍皆氣沮志怯。形隔勢阻。不能救得。此一戰節節追勦。可以轉危爲安。此出奇制勝之師。然非霆營之堅苦。不能久持。而與我以破賊之機。或者屠狗可期。割肉一鬢。而薦之李忠武之靈。并稍釋林翼負罪從軍之恨也。至謀金陵者必應注意江面及江北。可請函告根雲大督。雨亭節使。弟等分隔勢阻。難於會函也。左公已定正月初十日挈少雲入都。駱公強留十餘日。以了南岸之事。次青處曾以書來商出處。已請其奉潘輿入三江矣。

致嚴渭春廉訪

庚申正月十五日

公遠行七千里未交朝貴。可謂胸次獨高矣。守之充之無限。事業之始基也。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公言得一經明行修之士。願聞其名。公言以守楚勿圖皖爲計。不圖皖則不能守楚。兵事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并不能守。

敬姜之言曰。勞則思。逸則淫。設以六萬人頓兵境上。無論古今。無此辦法。且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不僅難戰。亦必難守。公其再思。弟不自出名報。仗已三年矣。視人世之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也。此種苦心。惟公或能鑒之。近月戰事已。按日鈔寄。香雪文若當能轉致。六萬兵馬。統將難得。然亦無賊到而不謀畫戰事之理。設曰吾無統將。請賊莫求戰。恐無此善體人情之賊矣。如天憐我愚。一月打破。則吾之悲咤憂憤。可稍釋一二。公且精吏事。民事以善其後。至囑至囑。

復官揆帥

二月初八日

奉書敬悉一切。太湖大戰之摺。潛山克復之摺。次第拜進。甚慰。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尊諭節節進擊。步步爲營。通糧路。設後援。均切要之論。禮堂言。此次賊皆精銳。并非盡以脅從湊數。兩月之久。賊氣傷十分之七。兵氣亦傷十分之三。禮堂此言誠爲知兵之人。應準其稍稍休息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克復二城。本應酌賞。惟糧臺支絀。每人百文。合計已逾五萬串。恐無此力量。且有強有弱。應撤應留。殊難畫一。鄙意功勞以多鮑爲最大。多派總領。可否請以大銜掣賸。

名作書致送二千金以爲禮堂添補零用其次如鮑超請假養息二月俟其到鄂由申  
堂面諭糧臺給銀一千以慰其將母之心此外如營官之奮勇帶傷又復裹傷力戰始  
終其事者林翼已飭隨營營務酌送六十金或百金不等此議何如一分兵似須三路  
一桐城一安慶一舒桐之交而後路北路仍須留防非私於楚楚警則前敵皆危也一  
商量定局尚須十餘日布置則在多假滿希庵到營之後一義渠三千四百人已撤義  
渠有功於襄陽求中堂給以養老之地一二年後便當歸田矣如以爲可即祈示下以  
便札行到任一禮堂久有獨統萬人誓必滅賊之志弟已許之矣除再咨復添三百人  
外應以弟營之最强者與督標新營之至强者添附禮堂禮堂爲人能謀能斷可當一  
路與其招散營而無所統一臨事倉皇不如認準二三統將卽於統將中厚集其力必  
可成功與其撥數營之鎮道強之使統而心終不協不如以五百人散營歸於能統之  
人而群策群力仍稟承於一人必可成功擬撥定後再行咨明也禮堂才高意忌然有胆有畧萬不能不用此苦心也

一唐義渠已撤幸希庵已來其才識威望能當大敵應以難事重地委之合湘撫并蔣  
八營總在萬餘人之數一蕭張不來滌帥少將擬選一將以助之專顧安慶安慶糧足

非桐城賊破安慶之賊不走也。一李續薰一營離開希迪二公頗改模樣。未可撥歸禮堂。其趙克彰朱希廣楊得武李雲麟等及梁洪勝陶茂林等均驍勇可用歸之禮堂必成大功也。一蕭濬川以入夔府重慶爲是不可入都匀已請滌帥札行弟亦會咨會札矣。一弟營只可在蘄州太湖之交或潛山之地尙未布置定局一兵勇不過能裁二三千人賊勢地勢非如許兵力不能成功且須酌留餘力以備不虞臨事呼助皆不能戰之人而又虛糜軍餉湖南去冬撤兵太驟而終不能省錢是其明鑒大約月餉今年必虧二三月之多夏間遞欠秋冬乃可全清以弟料之如布置得宜不過夏秋儘有佳境。

復莊蕙生方伯

二十六日

賤恙中癰三月近兩日如前而張仲遠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獨勝於初到之時蓋寔衰而非誑也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濬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儆可懼公與渭公亂世無便宜法門無安樂境地異日當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少昧矣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營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畧然軍

旅之事能脚踏寃地便是奇謀。幸囑果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薦一賢者。而屢爲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澹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澹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爲良善。非止中才也。公當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致嚴渭春方伯

濂帥督吳頗似幼童。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難止。亟肄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每以後路不必留兵。并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竅。公所慮已得其要矣。紫來若得川督。吾楚尙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尙存。勇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耶寃耶。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謾。如一旦兵臨城下。禍

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忠君莫如舉賢。欲再專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尙未決也。滌帥奉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籌度之苦可知。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寔苦分撥不動。兵易撥。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傳。教壞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吃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概。而鈞意所在之處。尙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竟須放膽。放手乃可。有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爲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难爲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爲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

於後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即失。而扼守衢州。造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爲第二義。第二著。或疑江西僅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千人。以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或爲隨征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爲功。莫過於慈和也。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應爲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爲揚州之督。否奏請寔缺。或可募兵一丈。進兵由徽寧後路。兵到前路。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徽寧喫緊之時。且勦且防之局。一丈欲霆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太多。須謀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曾滌帥

昨夜沈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路。應并爲內三路。小三枝另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卽請幼。

丹爲豫章藩司奏補次青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卽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魯應以知兵能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萬五六千人開募於清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隊又少荃小泉可奏補江甯江蘇寔缺即是江北籌餉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決之此兩枝定妥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東吳公事應卽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母專取丞相謹慎爲也。

致李方伯多都護

四月初四日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寔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寔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勤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

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賊乃得乘間抵釁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雕勦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勦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勦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縱陽或縱陽不可即得則於縱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勦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騃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細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復曾滌帥

五月初四日

奉鈞教敬承所示霆營遵示早行撥調續募以彌補其闕之人已行二日矣但爲丈謀僅止霆禮事奚由濟籲季意城三公之前林翼已兩次函責囑其迅調凱章然猶不足也左公必可由林翼再四邀求昨由驛指定分募三枝一沅辰潁人一道州新田人一瀏陽湘陰等處人道州新田人當以馮昆管理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

入軍亦必堅苦也。此處惟求丈時時函致之。即其子病重而任事之心百折不回。斷不致久處鄉間。霞仙處林翼之德意不能感動。且恐爲其所薄。非丈函致不能來也。應請以待林翼之法。每日一函致之。鬧得鄉居人不耐煩。卽當投袂而起矣。沅公不渡江於鄂局大益。丈已握符兵事可不避嫌。吏事餉事斷不可不立界限。叔世之人心好指摘。人無遠識。無大度。丈之所慮是也。惟以赤鳥几之才而歸庸妄不肖如林翼札行右。仰準此未免難些。且一軍不可二統。應卽改歸沅公承當。而以申甫另派他處。武惠之平吳肇基於石牌。近事亦頗似之。丈可料理定妥。將此軍事宜付與沅公。林翼只能自信。其不擊肘不作威福而已。圍一面以待。韋軍攻克縱陽。再謀分守之法。次青一軍是平江人。次青用之能服其心。次青昨寄湘舫書。此番欲從嚴。其言寔可笑。無論次青萬不能嚴。卽能嚴亦做不像。武惠之性必不能如楊越。汾陽之軍必不能爲李臨淮。天定之也。用所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惟此軍須先抵平江路。以慰吳越殘游。一氣必以強賊上犯。而留驕養弱賊。守子女財帛。其不能戰無疑。淮陽一軍必應速。黎之心。待上游水陸有機。姑蘇。毘陵之功可乘隙而成。蓋賊固不料下游之師亦是上。

謀二李昆季可擇一人左季公劉霞仙可擇一人林翼常笑崑爲督而不知粵西爲何人所轄根爲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機在推諉又可笑福元修以皖北之撫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宜其日蹙百里也吳督之任總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辱病日久近日稍有所欣故不覺其言之汗漫也至應遵調派之處凡公牘函商到此間者均無不閱後速行一字不易也

致曾滌帥 五月十七日

山人謀山中事心專一而多苦得公與希公言稍慰然此中亦不能一一盡如尊指仍望訓正一大致趨重第二路希公禮堂與陳逆戰最久二公之本領陳逆頗知兵事必不如此之愚若如此之愚則三十萬賊亦尚可勝也或先分數枝旁擾內犯待希公兵分而後起而謀桐亦當慮及至桐城之退而無險可據不如靜待鈞見應遵一林翼總在山中城中無論何如二三千人儘可自救自堅當如所示遵行并講求守法一霍山城余際昌與吳廷華均言形如釜底應守應棄尙煩明眼有特識人往看再酌一霍山即不守而英山山徑甚有險處可恃一賊來桐城必先取天堂以作牽綴疑

似之勢。賊必依山險以避官軍之鋒的。有可憑非意揣也。已發人先行修造關卡碉樓。又添葉介唐二營。尊示暫不撥兵。應遵示行。謂天堂膚闊。非必爭之地。似尙不盡然。入天堂而踞之。則賊可犯潛山。太湖。蘄州。張家塝。又可分作七八路出山也。力守此險。是爲至要。特緊急在七八月耳。或待介唐至而賊始來。較爲省力。一商固之米頗多。霍六無米。而舒廬之糧可攜五六日。亦非賊力之所不能。內地蓄勢。較爲可恃。即公與希議。以舒公馬隊游牧黃州爲穩。愚見各營不動。是必應遵示辦理之事。而內擾商固必應。待變症果現。然後以希庵全力赴之。其第三路小警小變。不可妄調。希庵恐中賊計。恐分希公之力。則第三路應當收歛。但可堅定如僧。不聞不見矣。如應仍前擴充。希庵仁者。林翼亦半是煦煦。恐到緊急時。分心分力不成大功耳。然此時已覺負霍山之殘黎。不能自克。仍望酌之。吳事如此焦勞。楚事尙絮絮不休。知丈不舍楚也。啟行南渡。則非大事。不敢瑣陳。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給都公鹽場之鹽。下河之米。尙是一錢命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故家風規視勝視周視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劾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恕。林翼願排衆。

議而予以余將卽遼明示也。惟糧臺萬不能清欠餉。已日夜飛催之。并飭吳觀臣等挪他營欵目借墊。十餘日即可抖轉。然尙須五六日乃成行也。揚州亦丈治非水師不爲功。可奏請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間。如前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布蘇松淮揚之間。卽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尙可爲乎。

致曾滌帥

北造淮安水師。南造固城。南漪等湖寧太水師。求丈於黃石磯營次。卽奏定舉賢。以期速行。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并帶去營哨官也。馮少廉可代少荃之任。少荃如許。骨法必大。關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膽否耳。其妙用全在水師。舉古往今來之人。非丈不能造水師。由此一副大本領。而遲遲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江督之所患者。非不足於財也。丈何疑乎。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作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郤。又必乏財矣。

致郭意城崑燾孝廉 五月十九日

奉書、具承所示。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每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凱章速來，滌軍乃盛。季丈卽可率部，并帶凱章之勇，資以季丈之謀，亦必有濟。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頗不易辦，人寔不易知也。來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誤。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旨深哉。鄙人今春不欲與季丈抬槓，恐傷其氣。寔則應諫之事，應抬之槓，均俟之異日也。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儻事經閱歷，必能日進無疆。廷旨欲以督辦四川軍務，寄之季公。督辦四川，鄂湘受福，潤可千里。襄辦兩江，善良保全，氣類感通。蜀亂始生吳亂，已極功效，又大不同。林翼有私愛於季公，此事竟不能爲房杜矣。請質之高明，迅速函復爲要。

致司道糧臺諸公

五月廿六日

城守稿已擬定六日，而尙未畫行。蓋有利有弊，謹直言之。并附應商各事，仍望衡酌指正。迅卽示復。一弊在所指派州縣太多，我輩之精力不能周到，則名存而寔不至地方。之財力不能充盈，則竭於鄉兵，而妨於官餉。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腎，緊要之處，尺寸。

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爲。備。必。致。處。處。無。備。查。羅。  
田。無。城。惟。松。子。關。爲。最。要。麻。城。城。守。尙。易。此。二。處。已。擬。定。成。梁。防。之。用。官。兵。爲。防。勦。較。  
爲。得。力。黃。州。下。巴。河。已。有。舒。公。馬。隊。六。百。一。望。成。羣。聲。威。尙。盛。至。於。蘄。水。廣。濟。則。無。城。  
可。守。更。不。待。言。現。飭。羅。田。蘄。州。蘄。水。麻。城。黃。安。各。縣。有。碉。卡。之。處。勒。令。十。人。看。守。以。此。  
事。派。令。州。縣。專。備。巡。邏。稽。查。耳。尙。不。爲。勞。民。傷。財。其。戰。守。之。事。仍。責。之。我。輩。何。如。一。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敢。一。概。抹。倒。然。必。視。官。爲。轉。移。大。抵。有。才。者。其。品。志。不。可。信。可。信。  
者。其。才。畧。無。可。取。又。多。閉。戶。歸。潔。不。願。與。聞。公。事。也。如。羅。田。蘄。水。兩。縣。去。秋。以。來。經。黃。  
州。府。設。局。捐。穀。該。局。卽。取。鄉。人。之。懦。者。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即。可。免。捐。而。局。紳。  
徵。歌。選。妓。响。响。自。樂。自。私。應。請。函。札。周。立。庵。察。之。儆。之。以。此。類。推。則。此。事。利。未。及。而。害。  
先。至。請。酌。定。責。成。之。法。補。救。之。方。因。此。而。視。城。守。爲。輕。事。則。又。失。當。矣。一。蘄。黃。之。邊。是。  
第。二。層。門。戶。已。注。意。於。潛。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處。險。處。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較。  
易。爲。謀。己。飭。將。英。山。捐。輸。之。己。繳。入。轉。運。局。者。借。撥。限。一。月。成。功。另。行。勸。捐。繳。還。是。爲。  
第。一。層。門。戶。一。籌。餉。之。精。卽。令。如。桑。羊。劉。晏。韓。滉。總。不。如。裁。兵。節。流。之。爲。利。甚。大。也。卽。

如此次自皖司道府州縣官捐八萬。只能敷軍餉七八日之糧。司農亦不過且破七八日之愁顏耳。添勇一營五百人。歲計必三萬五千兩。是官捐一次。不過養一千人一年之糧耳。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而三倍。於七八年至今年又多於去年。占地太廣一也。懲吳亡而賊必專力於楚。預爲之備二也。有萬人臨城。不得不以萬人置空處。以備援三也。志在得安慶桐城廬江。無爲以通巢湖。得水利爲保障即可。將陸兵頓減一二萬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江湖口。則下游之賊須從撫州繞南昌之後。故武昌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勞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罪在林翼一人。舍餉不謀。而日請益師。以至糧臺萬難支撑。蓋林翼因近二年賊多且狡。每次倍於七八年。過慮所積。不能不先增兵。未覩兵利先虞餉害五也。至近來各營伍。均選擇至慎。勇額不致有虛。臨陣不致怯畏。當可自信。惟兵太多。餉太重。不能不請省局專精籌畫。苦擇一年或一年半。當可有益。公酌之一釐金加二文。鹽課賣買各加一文。請以剴切之詞作曉諭。即行定計。約計一并交司庫。由司移交糧臺。尙爲核寔。如準州縣支銷。弊不可言。請速即繕示繕札通

行。以上各事。請丹初渭春伯符義渠香雪速卽公議決行。至司道存欵。此時出納。不  
不慎。愚意凡不關軍餉者。均可停止。日昨司詳停止蔭囊一節。俟軍務完竣之稿。是也。  
至南米折存歷年減價有餘。應請義渠核寃妥存鉅賊來援軍餉緊急始可由糧臺函  
商林翼再行支應。蓋非其時不可也。此外如何籌備之處。祈隨時示及。并將此函呈揆  
帥酌定。

復嚴渭春方伯 六月初一日

奉手書。具承一切。觀唐之才。公屢言之。均致之滌帥矣。滌帥亦思皖南可恃。卽移節淮  
揚。其地江湖河海一氣卷舒。且以鹽爲富。強之本。如相得益彰。吳事之幸也。弟於兵戎。  
之事。向以外國主撫。內匪主勦。爲定見。弟無疑於觀唐公言圓通之病。弟尙疑之。滌帥。  
德高而謹慎之過。季高才高而偏執激切之過。均性情獨往。不能易也。弟今春憔悴之  
狀。自分必墳溝壑。四月以後。興致又別。亦殊不料。滌帥季公兵事近年乃日進可見人。  
貴專一精神所致。金石爲開。兄能稍用心。異日必受益。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  
人宜兵修頭修足修邊幅人不宜也。勤捐事待時而行。此外各事宜。均應早爲籌度。或

先勸後勒。一步緊一步。兄自與糧臺酌之。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擇一年。乃可保也。艱哉。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鹽觴加價。稿子均妥。七子同心宣布。盡力籌謀。乃可有裨。飢寒逼身。慈父尙不能得之於子。況夫勇悍之夫。戰陣之際哉。賊勢寔較七年八年。加五六倍或七八倍。今年必又倍於九年矣。笠西雲卿且不動移。雲卿之志如老僧。不願荊州同知之膏潤也。吳嗣仲有才。寔勝於阮。然弟是拙人。弟是下等才分。愛德而不好才。故德安一席。竟不能決。心中目中。竟無其人。公再思之。

致曾滌帥 初三日

左季高不願入蜀。以素與蕭軍不和。願依丈而行。來信并駱鄂信附上。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諍。臣室有烈婦。平時常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則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謀淮揚。不出仁人之疆域。臨事決疑。定策必大。忠於主人。兩路均是一面之才。且吳禍大於蜀。不難執理直陳。請丈專稿。挈銜拜發。

復嚴方伯 初四日

奉手教，具承一切。守城札稿，刪去煩雜，尙應堅守十州縣。清查案嚴，檄行之，碉卡另是一案。不率入城守之內，明日再行也。公意守邊第一，守城第二。愚意守城專一，而功大。爲第一義，守邊紛歧，而功小。爲第二義，設城不可守。古人何以必設城哉？城不失，則賊固易破矣。南岸本無憂，可放心。公欲札飭藩糧二庫，各存二十萬之銀，以備急需，遠謀深慮。弟所不及。第行之已遲，則無益。發之太驟，則有害。七八九年，餉足之時，未行。今日，餉已竭，而後行之，故曰已遲也。刻下各營，日以欠餉向舟次委員討賬，委員向丹初兄，討賬久，拖久，欠噴有煩言。是徒使客卿爲終日之憂，而大局有不支之勢。故曰太驟，則有害也。本年蘇杭常州之失，均各六十萬八十萬百萬，白送與賊匪，而民間之存積不與焉。每念及此，感喟何如。愚見此事，總須當可之，謂時耳。當其盈時，應可封存，留有餘，以備不虞。此冢宰制國用之說也。當其歉時，應卽發散，權濟一時，而不復計後日之有，無多寡。此有鑒於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及朱鬱子金交椅等事也。竊念當伯符司度支時，弟在省中，傾兩庫以供之，如取如攜，隨期支放。丹初兄既不能悉二庫之盈虛，性情

專摶。窘迫其手。則丹兄更苦。求正人以興楚。乃使司農仰屋而嗟。心竊不安。然此猶即客卿之心境而言。本年之事勢。或秋或冬。是狗逆必爭之境。母狗子狗。均在安慶。夫。豈甘心困斃耶。弟意保楚。以謀吳。成功則天也。圍金陵而先失蘇。常覆車之鑒。亦可隱憂。一年之中存亡安危所關甚鉅。弟非不與兄同心也。不苦擰。不咬牙。終無安枕之日矣。請與公約。藩庫常存銀十萬。糧庫常存十五萬兩。姑以戒備不虞。其餘各項。均請視丹初之憂樂盈虛而時濟之。并求丹初同伯符公商酌。發伯符路數較熟耳。兄意謂得札可以攢賬。弟意攢各處之賬。及督撫以下大小支應。則可以攢糧臺之賬。則不可。弟除應捐四千外。六月以後之養廉。一概不領。并懇求揆帥亦均暫寄庫中。不領。凡領養廉者。均視此。凡一應司中支付。均請開示節省法門。一并先急軍需付糧臺而供前敵。多舒李楊四大統將。余成梁吳等四小統將。弟訪察最久。寔屬勇額不虛臨陣不恇。希庵厚庵雪琴手筆最闊。然而不以官養家也。或者天憐其愚。猶可久持平。楚人敬畏不怠。非得桐城安慶廬江破巢湖。而以水師入內。不準縱樂自怡悅。得此之後。弟必先撤萬餘人。以節每月七萬兩之餉。其時任提存三十萬兩。亦可行也。今年之打狗也。勢如騎。

虎我亦無法。何以有寃。汪梅村前寄我一函。求兄與丹初伯符香雪兄妥籌擇行。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致曾制軍 六月二十四日

安慶宜合圍。經厚庵希庵琴三傑會議。決策必有十分把握。沅公已照辦。林翼亦迭函請其毅然行之。坦然無疑。援賊之遲速多寡。與他路之成敗利鈍。安慶一軍儘可不問。志專則神凝也。其卷舒操縱。必以水師爲根本。自可穩固無虞。安慶對岸水師艇哨。無可依泊。沅公求江西二營助力防守。以杜油鹽柴薪之接濟。乞速籌之。又坪屢言軍事。林翼屬其舉國以從公指揮。近狀何如。官帥復奏。左公督辦難期速效。舉劉入蜀。與鄙見同。細思督撫多半不能帶兵。又無門徑可以募勇。舍劉公別無可舉。少荃帶勇多年。中道自畫。若一勁到底。必有可觀兵事。尙早母卽厭苦也。揚州水部都督亦須另籌原奏。及旨求指示。如何爭正之義。及措詞進奏。緩急之宜。如可挈衡會奏。庶幾此心乃安。

復李少荃觀察鴻章 七月初十日

今春論和。春秦定三向。榮均是用。違其才。又極論田興。恕之不可大用。劉富成一夫之勇。不可爲大將。左公謂我刻殆。因此也。歷年江南人論兵將。均極寬宏仁恕。掩覆過失。羈縻勿絕而已。寔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不知兵事。故於兵將多恕詞。又其識見不屑爲兵將。故於兵將多鄙詞。以爲戰陣之事。非此輩不可。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

復曾制軍 七月十二日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踐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綏。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審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

必有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境者。守於境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贊一詞。

致曾欽使

八月初五日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丈必以此議爲然。吏治本無不傳之秘。用人行政。之大安能出丈範圍。林翼在黔。即覺時俗之人。無一當意者。魏將侯心花怒發。而不知所裁。韓南溪、張虛齋。各有所長。亦均有所短。沈秋颯。勤民事。察情偽。知其官聲之美。而不曾共事一日。此在黔八年所獨得而欣賞之人也。入湘以後。默察丈之鑑賞。乃自信益堅矣。

復曾欽使

十三日

奉手諭。以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獎飾。包荒敬讀。再四痛自策。勵期保歲寒。林翼愆尤最多。罪戾尤大。惟自信心無他。

而不覺出言之太易。所望隨時訓誨。毋使爲小人之歸。感激成全。豈有涯既。承誥以富。莫大於節用。強莫大於裁兵。謹服膺不敢忘。鄂餉經渭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氣。習。丹初惇篤謹厚。尤屬西方棟萼也。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間。將以周咨博訪。集衆思以廣益于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塞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勾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奉章均只約畧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

運海運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文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即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考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歲歉緩蠲其米價  
須國帑彌補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

營兵米尙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

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即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壇請察鑑。採及芻蕘。寔可挽八百年之頽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滌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甚厚。其公忠於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萬之風。旣爲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即德亦怨異日。且必有冤不可言者。每一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況公則閣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者。詞意蕪雜。不暇另清改繕。取

其眞切耳。殊不足觀。

致嚴渭春方伯 九月十日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兵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即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尙然。況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所阻。其力量亦寔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太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臥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臥榻之旁。叫號譴傷。兵氣須稍歛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我。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覩矣。設去。

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歛。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致左季高京卿

九月十七日

連旬苦雨。已到祁門否。北路警變。尙是小股試症。雨後擬試打之。以覘新兵之好醜。勝。則增益不能。敗。則不能濫竽也。公屢言南岸兵少。誠然。希庵渡江。鄂人臨警。呼救於五。六百里外。勢必不能。三河之事。救援不及。可見撥調之難。惟賊圍我城。則心。目。志。力。牽。綴。一處。不能。移。易。不。能。變。化。則發。兵。救。可。以。應。手。如。寶。慶。之。破。石。達。開。是。也。賊。之。於。金陵。破。和。春。亦。是。此。法。都。將。軍。與。林。翼。今。年。議。論。言。和。春。今。春。三。月。若。先。撤。圍。以。自。保。較。之。敗。後。潰。退。其。禍。猶。小。也。但。名。城。不。圍。則。賊。不。來。救。亦。必。不。能。得。戰。故。有。兵。一。萬。圍。城。須。另。有。兵。二。萬。五。千。備。戰。此。鄂。力。之。所。以。艱。難。而。遲。疑。不。決。者。也。如。滌。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尙。須。添。兵。公。或。北。援。南。岸。無。調。度。之。大。員。萬。不。得。已。之。計。與。其。謀。新。兵。而。不。能。

戰。又苦餉竭。則不如撤安慶之圍師。尙是舊伍可用。惟沅公不願隳棄前功。此則須滌丈與公與希庵公商會議。乃可決斷。林翼不容有所適莫。又兵事本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且滌帥奉命已久。吳人喜極生怨。六月於茲矣。水深火熱之情。亦無怪其日夜引領。凡將帥之是非。朝臣之疑謗。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郤宜顧念。吳人好歌謠。善著作。顧亭林言明史最精確。林翼讀明史。則嫌其誣罔不信。明史均吳人手筆也。滌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爲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大約并力以萬五千人深入徽州。以求與賊交戰。又速分水師陸師入揚州。毋需以待賊。毋疑以自餒。是即保全大名之道。愛人以德之大法。丈其沈思之。林翼久病。不祈死亦不怨生。惟義是趨。此心坦然而精氣迥異前數年矣。丈亦宜量自節衛。作梅可謀事。平寔明白。吾見亦罕也。

復左季高京卿 十月十一日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早回桐城。據報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郤以攬轡安閒。

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勢不熟。不能逞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并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旨止鮑春霆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天心仁愛。即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痼。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真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闊。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脚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憑物色。

致馮介人太守禮藩 十月二十九日

林翼幼遊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特大。而驕。

滯不光疎散朽敗事經官手刻脣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令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官而後爲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共勉之

復閻丹初農部

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日狗逆攻樅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我。欲官軍之救樅陽。而間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涸戈船不能留內湖。則安慶之瑕釁滿地。而桐城一軍將有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尙能脅制其黨。而不使潰走。希庵曾密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歷行間。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箚果急。則且鹿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城。言至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至。然未擬分援。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情之恕也。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一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官府公家能。

喫。虧。耳。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  
始。來。也。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  
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年。內。一。  
批。須。多。須。早。母。使。怨。聲。溢。於。軍。中。希。庵。治。軍。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  
之。年。內。餉。速。請。藩。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  
飢。潰。智。者。不。能。爲。謀。矣。賊。挾。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以。飢。  
兵。禦。強。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  
母。遲。

致李次青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  
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蔽高賢。况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跋  
倚而疾入徽城。謂銳於行義。則可謂精於用兵。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  
甚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至於急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敘。

亦未免參之過激。特念兄數載行間而尙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决不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尙未敢以相許。然要不至於隨人指嗾。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甚巧。而兄不之卻。何耶。豈亦未免動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婦孺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尙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視生亦贅耳。知念并及。

致官使相

辛酉正月二十九日

中堂鈞座。霍山、天堂告警。靜以鎮之。或可不亂。賊計欲以此試。牽桐城之兵耳。桐城之兵。仍不宜多撤。夷船入江漢。計已到鄂。此爲初次。通商之要不可苟簡。始計若誤。後日受累無窮。弟意內地關稅釐金。均關國計。軍餉苟不充。則內地商賈亦阻。不僅我國受其害。卽嘆國亦無所利矣。明白宣示。是在鈞度權衡。丹初爲糧臺第一等人才。前乞尊處挈保。以道員留楚。不知因何漏洩。丹初求去甚堅。弟必不準也。惟有堅心苦求之而已。因思士各有志。彼旣不願外官。可從其志。如前案已經出奏。卽不必論。如尙未奏。或請尊處刪去。丹初之道員保舉。留待後來。亦可行也。弟病虛弱如前。幸雜恙已漸瘳。只欠調養耳。

復曾使相

三月十二日

敬悉初五日徽州戰狀。凱章再攻一次之策。未盡善也。江西爲江督賜履。又爲大軍餉道。卽得徽州。亦須以全軍全力。先清江西。使節兼三江。非專爲宣歛而設也。少荃之議。頗識時務。季公潯陽之策。亦握形勝。然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握大符。當大任。以力肩大局爲義。二三邑。

之得失。不足較也。不保江西。軍必日飢。湖北湖南亦且不保。惟公寔圖利之。林翼於南岸扼塞戶口之要。不曾經心。愚者千慮。恐并無一得也。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大局論。林翼生死。無足輕重。以私計論。行疲則思坐。勞極則思睡。放枕睡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回何敢死之義。且季公希公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恝然。二月二十六日吐血以後。神色舒和。氣亦不促。豈未吐血之前。鬱鬱居此。有所不得於中耶。

致城守糧臺

二十七日

戶捐之議。遲回十餘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償失。功不備。患苦輩徒爲百姓之怨。府萬世之罪人耳。錢糧捐輸。均是擇有田之戶而催收之。又均是責成州縣之事。州縣不以錢糧捐輸爲事。皆州縣之心。不屬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嚴。考核不寔也。豈一改戶捐。而州縣卽能踴躍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勸捐。縱改戶捐。豈能得財。催錢糧捐輸。則州縣之舞弊。尙輕。派戶捐。而無章程。無條理。則州縣之作奸犯科。與劣衿下士之欺隱。不寔。高下其手。更屬防不勝防。人心之壞。久矣。惟有定法。尙可杜弊。若在上者創法稍亂。則弊不可勝言。新法行。州縣必不梗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寔無補。

於軍餉可不待兩言而決矣。又農戶與行商異情。凡務本鄉居之農。終年不蓄一錢。而責以按月若干。勢必阻格不行。此在爲民上者體稼穡之艱難。而深知情僞矣。急務在嚴課州縣而不必變法。先務在速汰勇丁而催促各路之餉。如襄陽平安擁兵勇以鎮壓文武之驚魂駭魄。不問是將非將。各得募勇以自肥。膽敢稟請不拘何項均請截留。是則募兵不由督而奪督權。聚餉不由撫藩而并奪撫藩之權矣。此宜回明端揆。即日撤退以節其流。節流是第一義。救患難莫切於此。此外尙有應。應汰者亦請迅速回明。如須弟處檄行。弟是破餉之人。避怨之事。向不屑爲。即舞陽侯所謂巵酒安足辭也。又荊門州稟報勒罰陳姓四萬兩。司中諒亦有案。何以不委員提陳姓押追。又施南辦捐可逾八萬。昨信已函寄。亦應專差速提速催。此亦不無小補矣。愚見所及。尙乞採納。

復城守糧臺公局

辛酉四月十一日

初十日得禮堂信。禮堂於初九日進紮磨山。已函會沅圃春霆武臣定於十一日三面會勦。未知能齊力齊心。一戰成功否。承撥唐敏興三哨守南樓嶺。其地險要。修有碉卡。若堅守不戰。賊不能入。只恨盲人誤認。余際昌爲將才。又堅修碉卡。託以邊寄方。謂約。

定三月堅守。雖誓約三月實則一月半月必往援可以固我邊圉。孰知賊到卽破去。年滌帥屢囑莫用湖北勇希帥屢以余際昌不可恃爲戒。我志欲開湖北風氣而孰料其不顧臉面若此哉。張道以奉委團練爲名。卽以有事爲榮。團練必不能戰。其費錢則均也。與其言團練而妄費民財何如。取民財而養官軍。鄂中籌餉之方尙其集思廣益明以教我正賦只可認眞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額內本分任州縣之泄沓即額外括索亦必無益。聞糧臺貧到萬分山窮水盡襄鄖等處何不嚴催而任其分肥以中飽乎。丹初兄久無書來。聞其憂危至忘寢食須知時事艱難。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數有天命焉非憂思卽能稍減也。幸爲鑒納。希帥撫皖即可自籌餉項少許。弟處近日勒催亦頗有所獲。不致空空。大致安慶六安歲中亦可籌數十萬之餉。除英山宿松已徵錢漕外餘皆畝捐成捐輸有土地有兵威自可漸次富強。鄂中之事若不嚴懲府州縣之泄沓卽周孔復生另設新法亦無絲毫之寔濟請與公約將不能戰者殺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官不能籌餉者劾之不足惜其慢視教令毫不動心視省城公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此等州縣何以不勒休董戒乎。

復左季高太常 七月二十日

以二千餘軍。擊敗二萬餘賊。可謂健者。太常正卿之命下。此後畀任當益重矣。武昌屬邑收復。卽遣成鎮等軍過江。勦辦黃州。而德安亦於本月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喜色。狗逆糾合輔璋玕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慶之圍。賊勢雖衆。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安慶之功。滌帥來咨。欲調成鎮等軍。然蘄黃淪陷已逾半載。今忽舍之而去。大失民心。且蘄黃以上數百里。無一兵防守。亦慮賊得乘虛滋擾。德安雖已克復。舒金馬步方在追勦餘孽。不暇他顧。希庵不允滌帥之請。自是穩著。惟沅圃一軍。究難深恃。而禮堂又爲桐城所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自春以來。終日奔走。其軍殊苦。月初甫奉滌帥令去打瑞州之賊。未便遽調其援。皖。且瑞州雖復。賊竄臨江。江省亦未必放之。使來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於皖鄂局。勢尤爲有益。否則凱章之軍。亦可移緩就急。前曾函商滌帥矣。賤病血稍止。而咳有加。懨懨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即上衝。咳卽大作。夜間稍合眼。輒咳。欲耽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此間。

諸事亟須整頓。而餉項尤支絀萬分。恐非可以廢人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靜不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爲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而橫覽九州。無以異堯也。

復曾制軍 八月初七日 公之絕筆

奉書敬悉。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丈之勞苦可念。其堅忍尤爲可敬。從此援賊喪膽。當亦不能久。與我持希帥擬於初間渡江而北。并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霆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江右當可無慮。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